

# 台兒莊

集體創作

王瑩·舒群·適夷·錫金·羅烽·羅荪

20



生活

版社



台兒莊

— 三幕劇 —

王 舒 適 錫 羅 羅  
瑩 羣 夷 金 烽 蓀

集 體 創 作

錫 金 · 羅 蓀 · 羅 烽

執 筆

賀 綠 汀

製 曲

口 漢

社 出 版 生 活 書 讀

售 經 總

● ●  
民國廿七年六月出版

台兒莊——三幕劇——集體創作

作者兼  
發行人

王瑩 舒羣 適夷  
錫金 羅烽 羅霖

總經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經售處

漢口 交通路三十一號  
廣州 教育路銘賢坊三號  
重慶 武庫街一百號  
天馬書店  
新知書店  
全國各大書店

實價 每冊國幣三角五分

●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

---



## 在真理與正義之前

王瑩

台兒莊，震撼着世界，也震撼着全中國軍民的心。

當這偉大的戰績，在無數萬人的口裏，在一切藝術描摹中傳頌着的時候；那些英勇無比的，懷着熱愛，爲祖國而犧牲了的英靈，也會默默地含着微笑吧。

當我們商討着寫第二幕日兵暴行時，那正是我頭天晚間在一個友人處看見日兵凌辱我們女同胞的照片。一夜，我覺着無論在那一秒鐘，我的神經都有瘋狂的可能；那是人類歷史，不，宇宙間，一個永遠不能洗刷的污點。

我們沒有一點誇張地把種種的悲慘都寫上去了，然而，這還是不能表現慘痛於萬一的。祇要想一想呵，那些失掉了自己士兵的保衛，失掉了家，失掉了一切親愛的骨肉，——這些骨肉都被日兵慘殺了呀——而被沒有人性的異族獸兵蹂躪時。該不是世間任何人所能體驗到的。也不是一切藝術所能完全表達的吧。

在真理與正義之前，狂暴的日本軍閥必然會很快死滅的。

——我們呢，台兒莊是漸漸走上最後勝利之途的開始！

英雄曲 (代序)

舒羣

(一)

我是太陽，

我是永遠不滅的火，

我是光明所有者，

光明，永遠屬於我。

(二)

在這世界上，

我驕傲我生爲中國人！

二十世紀，

該有一頁我與敵人的鬥爭史！

天空失落了月，失落了星，

地面還在朦朧；

遠處的軍號響了，

正在喚我出征。

母親，謝謝你——你的眼淚，

愛人，謝謝你——你的紅唇；

別了，這些朋友，

這些溫暖的手。

騎上馬，放鬆了韁繩，

去，去衝敵人的陣地！

在那自由下，

我願爲我的祖國犧牲！

(三)

光明，永遠屬於我，

我是太陽，

我是永遠不滅的火，

我是光明所有者。

(註) 我們約好每人都寫些短序，而我却在病中。爲了實踐約言，祇好取出『英雄曲』(這是我還沒有完成的一部長篇，其中主人所唱的一首短歌)代序。





## 守住自己這個小崗位

適夷

在慶祝台兒莊戰勝的熱烈的火炬遊行之後，我們覺得應該為這個歷史的勝利更多的做一點工作。錫金羅蓀他們提議寫一個集體創作的三幕劇，雖然自己已經整整的五年停止了創作的筆，也畢竟勇敢地擔任了第一幕的執筆，和材料的蒐集，全劇的綱領剛剛完成，我就因病入院，用了手術流着不是為民族國家而流的血，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平復非光榮的創傷，因此不但第一幕的執筆完全推到了錫金身上，而且每次的集體討論也不能全神灌注地參加。現在，由別的五位朋友的心思與勞作，終於把劇本完成了，在東湖的一個小島中，初夏的碧綠草地上，結束了最後的集議，大家還要我寫幾句話，在前線健兒以血肉頭顱爭取祖國生存的時候，我們只能拿筆桿，流墨水來從旁吶喊，已經夠慚愧的了，而自己甚至連一枝筆的武器都沒有好好使用它，還有什麼資格來說什麼呢？時代是這樣的大，自己是這樣的渺小和脆

！

弱，想起來不免有點焦急，但是不管多麼渺小，多麼脆弱，我們還得緊緊地守住自己這個小崗位，準備流出最後一滴血，即使是躺倒的屍體，也要阻止侵略者的前進

## 我的愉快

錫金

我很高興，暫時拋開我們的工作的成績不講，（這是要期待旁人給我們批評。）我們的工作總算是很圓滿的；圓滿而且愉快。從四月七日有了寫作的動機，中間經過多少次的討論和磋商，沒有一次不是大家放了全副精神在裏邊，寫作期中，大家也異常虛心地接受意見，修改了再修改，絕沒有半句怨言；無論別的工作怎樣繁忙，劇本的工作總還是放在前面。到今天，劇本全部煞清了，於是我們大家高興一下，也像是台兒莊戰役的浴血的戰士一樣的高興一下。

集體創作不是容易的工作！雖然集中了許多人的精力，也要統一起許多人的意志，容易是容易在人多主意多，難也難在人多主意多，弄到不好，便是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了。我們有六個，分工合作，雖然每一幕歸一人執筆，而幾次三番的討論修改，幾乎執筆者僅負草稿的責任而已。

我是以一個劇本寫作的門外漢來寫的第一幕，這工作是我道地的處女作，我很高興我竟能把她完成，然而我的不能不寫還是因為適夷的病的緣故，王瑩也實在忙，我祇好拋棄了已經開始了的長詩的工作來寫劇本，看看那不能接續下去的長詩的工作，散亂了的幾張稿紙，我的損失是不貲的。

然而，老實說：從參加那次狂歡的火炬遊行回來，我的狂熱已得到宣洩，必須重行設法把情緒提高才能寫，而劇本的寫作，則倒是頗能適宜與冷靜地工作的。

## 不是誇揚中國的勝利

羅烽

假如有人問我寫「台兒莊」的目的是什麼？我的答覆是：不是誇揚中國的勝利，而是企圖寫一部人類的悲慘史詩。

然而，這個劇本是否達到了它的目的呢？那要看讀者，或則是觀眾是否感染到了一「人類悲慘」的反應，果是，那末不單達到了那個單純的目的，同時，人類共同的敵人，也就被它明顯地指出了。而且，更從這裡指出：人類要怎樣消滅那種悲慘，而爭取人類共同的勝利與幸福。

否則，它便歸于失敗了！

一、關於...  
 二、關於...  
 三、關於...  
 四、關於...  
 五、關於...  
 六、關於...  
 七、關於...  
 八、關於...  
 九、關於...  
 十、關於...

...



## 我們寫「台兒莊」的經過

羅蘓

四月七號的晚上，我們參加了武漢市民慶祝台兒莊大捷的火炬遊行，在那末長的一條偉大的火煉裏，使每一個人的情緒都在緊張熱烈中燃燒着。一直到我們從遊行的行列中走出來時，狂熱高漲的情緒，還是使我們無法遏止。也就在這個時候，有人提出一個建議：「我們合寫一個劇本吧！」沒有異議，於是把這個建議，開始具體化起來，參加這個討論的是：王瑩，舒羣，適夷，錫金，羅烽，和我一共六個人。最初決定的是寫一個三幕劇，劇本的名字就叫「台兒莊」。並且分配好了由王瑩，適夷擔任寫第一幕，錫金和我寫第二幕，舒羣，羅烽寫第三幕。

第二次，我們開始討論了這劇本內容的一個最初的輪廓，包括故事發展，人物，和幕景地點的選擇；主要的是決定劇本的主題，和怎樣的表現方法。經過這次討論之後，便分頭搜集材料：我們儘可能地剪集報紙，雜誌上的各種通訊，照片，論

文等；訪問從台兒莊前線來的朋友帶回的更真實的描述，並且使我們看到了魯南前線更多的，更真切的畫片。這些都成了這個劇本的最好的參考。

不巧的是剛剛要開始動手寫的時候，適夷因割治鼻病入院了，不能動筆；王鑾這時候正忙着拍攝「最後一滴血」，也無暇執筆；因此，使我們原來的配備不能沒有變動，於是又決定了由錫金執筆寫第一幕，我自己擔任第二幕，第三幕由羅烽寫。並且決定每寫完一幕，由六人集體討論修改，最後在全部完畢的時候，由我們自己分担劇中人物，以對話的方式，逐句逐段的加以修改訂正。

關於劇本的內容，這裏並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做爲穿插，也因為我們並不想從中間選擇一個故事做爲歷史的標本，所以我們只着重的寫了一個事件及事件中間的人物的活動，和其間的關聯。在這裏面我們儘可能的表現着民衆對於戰爭的理解是進步了，反映了他們的純粹的感情；表現着軍民間怎樣地把武力配合了起來，給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這裏更表現着敵人的暴虐，一面是恐慌着隨時會發生的襲擊

，一面是自暴自棄的殘殺和淫亂，以及敵軍內部的矛盾，厭戰情緒的瀰漫。

這劇本不是依歷史劇的寫法寫的，但是它却包含了歷史意義；這裡也沒有特別發展的寫一個典型的人物，但是會盡力的表現了一個典型的事件。因為是含有歷史性的，所以這裡除掉人名和人物的活動是虛構的之外，所有時間，地點和事件是大部依據了真實的材料來寫的。而這裡面所要表現的主題，是要說明台兒莊勝利的基本因素，要說明這次的勝利是一個開始，是一個開始在更艱苦的，更英勇的鬥爭中爭取最後的勝利的基點。在表現的方法上，我們也儘量的避免說教式的對話，儘可能的用形象，用頂平凡的談話來表現着這劇本所要表現的。

還應該加一點說明的就是本劇中的敵人的對話，我們也曾再三的考慮過，照一般的寫法有二種，一種是把對話的字句弄得希奇古怪的，再多加上許多一的字，變成了又不通又不順的日本化中國話。一種是完全用中國話寫。這裡採用的是後一種，因為這樣比較用語上順利些，表達意思也比較容易明白；而那種日本腔的中國

話，不但使人難于理解，往往會引起哄堂的笑，甚至損失了劇情氣氛的進展。我們以爲只要在舞台上能夠說明這人物是日本人就夠了，所以我們在這里是完全用中國話來寫對話的，但在上演時的台詞可以變通，如呼喚名字可以用日本音等。

「因爲大家決定了在付排時，每個人都要寫一點，做爲序，我也就草率的寫了上面這一點，姑且做爲我們第一次嘗試集體創作的一個報告吧！

但是我們更希望能得到批評。

# 台兒莊

##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的一日，從嶧縣方面的敵軍漸漸的逼近台兒莊了，那一天的下午——

地點：在台兒莊的西門外的運河的一個已經破壞的舊碼頭上。

人物：

黑妮兒——一個跟着媽媽在一起「縫窮」的十八歲的女孩子，她的青春炫耀着，她是活潑潑的，稚氣的，使每個碼頭上的男人們都在自己的心頭暗暗地埋下個希望。

陳寡婦——黑妮兒的媽，守寡十多年的女人，曾經那麼艱辛地渡過了悠長的

歲月；她是被人們熟知而且欽佩着的。帶着她的女兒在碼頭上縫窮，許多單身的男子從她們的針線收拾起自己生活的破碎。

小陸——年青的碼頭工人，二十四歲，前幾年到青島機器廠裏去做過工，失業回來，便也在碼頭上混着了。到過青島的人到底見過些大世面，在碼頭上他雖然年紀輕，却曉得些人們不曉得的事情；他是壯碩年青，尤其使人羨慕的是黑妞兒好像和他最親近。

王大海——碼頭工人，老粗裏面的老粗，一天做完工就輪輪睡睡，再就喝了點老酒跟人家抬起槓來。就這樣生活着也很快樂，他絕不想起昨天和明天，可是眼前的事就老是教他看不順眼的，看不順眼也沒辦法，於是便一天到晚氣憤憤的。

曹老棒——碼頭工人，年紀大了些，碼頭上的事也看得多了，然而在碼頭上他是數不了老前輩的；他雖然資格很老，却沒有用了，他自己也那麼說。



他是衰頹，因此他怕生活的震動，他希望會好好的什麼事也沒有的把一生渡過去就好。

劉四——碼頭工人，二十六七歲，像一般的苦力一樣地勞動着生活着的，到晚來也有抹抹汗休息一會的時間，却不大願意在談話裏提起自己的生活。

其他碼頭工人——（數人）

何德山——三十餘歲，一個從嶧縣的農莊裏逃出來的難民；原是一個自耕農，是無論如何也拋不開對自己的田莊的回憶的。他目擊過自己的田莊被敵人毀壞；他恐懼，他哀傷。

孫李氏——三十餘歲，難民。原是一個農婦，如今却是孤零的一個，丈夫失散了，孩子丟落在運河裏，驚惶裏，她苦苦地想念着孩子的死，她瘋狂了，祇是還剩一些記憶在擾着她，她全沒有辦法。

張萬財——四十多歲的難民，原來是雜貨商人，他丟了他的店，是實在不能

不逃出來的緣故，他非常慶幸他自己的脫險，然而前途茫茫，他還是不知道到那兒去好。

王三兒——小販。和碼頭上每個人都混得很熟；他的生意是很艱難的，因為碼頭上的人們的欠賬，他要時時地複習在心頭，他也有時放一點債出去，小本的高利貸，沒有一時不在提心弔胆。

吳玉柱——一個小兵，還沒有滿二十歲。但是從十三歲他就入了伍的，到如今就有了五六年的內戰經驗了；他在戰爭裏長大起來，他懂得了許多新的事情。他是戰爭的兒子。

趙裕春——一個不務正業的游手好閑的流氓，年約三十餘。在「幫子」裏他雖沒有什麼地位，但他的機警狡黠，却很能夠掩護自己。他在當地的漢奸組織裏，也僅是一個不大的角色。

王排長——一個果敢的軍人

衛兵——（數人）

船家——（數人）

唱小調的——（男女二人）難民。

置景：

這冷落的舊碼頭是自從戰事延展到魯南時便恢復了運輸的繁榮的。雖然鐵路早代替了運河運輸；如今却是軍事倥傯，連的不復是煤，也不是鹽和糧食，而是大批的軍需和彈箱要從這兒起運，許多的鹽包都給停攔下來了。

碼頭是一個附廓的古老的碼頭，半邊的傾壞的石欄杆還植在岸旁，天空被暗雲掩罩着，像是要下雨的樣子。有一些風，運河的水沉悶地沖打着堤岸和船舷，在沉悶中聽得見水聲嘩嘩地響，一些糧食袋是堆在一楹低矮而破敗的瓦廊裏的，在廊外的那一邊，却是一箱箱的彈箱，吳玉桂守着，他背着槍兀立不動，看着碼頭工人們把一箱箱抬下船去。杭唷，杭唷，碼頭工人們正

在把子彈匆忙地搬運上船。船的桅杆搖撼着，船夫在照料着每一箱每一箱的搬上來。廊簷下，縫窮的母女倆坐在小矮橙上，正在縫綴着些什麼，女兒似乎沒媽媽那麼耐性，不時地抬起頭來張望一下什麼；靠着欄杆的三個人是剛從別地方逃來的難民，他們憂傷地望着河水，像是在河水上會浮起他們記憶中的影子來似的。這天，春天的天氣彷彿已經是夏季，正像是要下雨了，天一點一點暗下去。

杭甯，杭甯，碼頭工人們呼喊著，搬運着彈箱。

開幕：

孫李氏（哭泣着）嗚，嗚，嗚……

何德山 大嫂子，別哭啦，哭是沒有用的。

孫李氏 你說怎麼辦呢？你說怎麼辦呢？嗚，嗚，嗚……

黑娃兒（向陳寡婦）媽，好可憐！

（陳寡婦抬起頭來疲倦地看了一眼，沒有作聲。碼頭工人杭唷杭唷地呼喊著。她怔了一會，又低下頭去縫着她手裏的東西了。）

張萬財 這時候，什麼辦法也沒有，逃脫了性命已經是賺來的了！

孫李氏 （低沉地）不，不，我不能沒有小黑子，我不能沒有我的小黑子，小黑子的爸爸不曉得那兒去了，我不能沒有我的小黑子呀！嗚，嗚，嗚，……（突然）小黑子是掉在那水裏的，（指運河）那水，那水，啊，我的小黑子啊！

（杭唷，杭唷，碼頭工人祇管搬著。）

何德山 別去想他了，什麼都完了！

張萬財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有山總好打柴呀；誰又不是那麼呢？我的店，我的家，鬼知道怎的了！火，一把火就全完了。

孫李氏 啊，是的，火，火，火，啊我的小黑子的爸呀！（突然又哭起來）我說過要死也就死在一起，一個人活着又……完了！唔，（好像還有點希望似的）我

的小黑子是會有人給救起來的。（又絕望）唔，不，那水，那水，我的小黑子

啊！

吳玉桂 你的小黑子怎樣了？

孫李氏 在水裏，在水裏。

吳玉桂 在哪兒水裏？

孫李氏 在那邊，那邊水裏。那天，渡河，他掉了下去，在水裏還望着我，連一聲媽也沒有來得及喊出來，就沉下去，沉下去了！我的小黑子，小黑子，沉下去了。

張萬財 你的小黑子幾歲了？當家的呢？

（孫李氏怔着，不語，在想着什麼。）

何德山 何必再問她呢？她已經受不了啦，你別再問她。

張萬財 娘兒們倒真是受不了的。唉，其實呢？誰又不傷心呢？說我吧，我的一片



小雜貨店是自己給撐起來的。辛辛苦苦，那一天不是算進算出？一下子就完結了！誰沒有老婆兒女？但是沒有法子啊，店也燒了，人也死了，人就活着也顧不着了，總算留着一條命是好的，這樣的日子裏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再還保得什麼呢？咳，我的店，我就算完了。

吳玉桂 你們是從嶧縣下來的麼？

張萬財 不是，不是，我的店在棗莊。

何德山 我是田家屯。

吳玉桂 田家屯，那是沒幾天的事。

何德山 是的，小兄弟，幾天，就是十四，那天晚上好月亮！那麼快啊，辟立拍拉的一陣子槍，轟隆，轟隆，大砲就來了，一砲打在我隔壁的田老五家的那棵大樹上，屋子就塌了。我的屋子也震塌了，樑就倒下來架在我的頭上，牛欄裏的牛眸——地長叫着，我可來不及顧到牠了，我爬出來，月亮照得挺亮，我打瓦

堆裏翻出我的媽啊！我媽頭上一頭都是血，已經冷了，小樁子的媽躺着，小樁子的頭就埋在磚頭堆裏。槍的聲音越發緊了，也越發近了，我站起來就跑，在田壩上我飛快的跑，一顆槍彈飛過我的頭上，差些子給送了命。可憐我田裏的麥還正青嫩着我真不肯踏着它們走；我又想躺在麥田裏躲一躲，不成！槍又來啦。我再跑，回頭望望就只有煙絞着火，火絞着煙，天都烤紅了！跑到天亮了運河邊，我走着，走着，便走到這兒來了。真可憐我的村子，我的家園，我的媽這麼大年紀就沒有好死，生前享不了兒子的福，到頭來我連葬她都沒能夠。

黑妞兒（向陳寡婦）媽，你聽見沒有？日本兵會不會到我們這兒來呢？

陳寡婦 我們管不了的，但願菩薩保佑我們，別遭這劫數。

黑妞兒 假如來了我們怎麼辦呢？媽！

陳寡婦 快縫罷，縫完了我們好回家了。

（杭唷，杭唷，孫李氏還在哭着。）

張萬財 小兄弟，說是鬼子離這兒很近了是不是？（吳玉桂不答，他只好自言自語。）真要想一個好地方跑跑，這兒也是倒霉地方，鐵路，運河，一下子來了；還不如趕早到遠處去，要怎樣能到遠處去才好。

何德山 來了，來了，我再往哪兒跑呢？我的田地沒有了，麥子在田裏，完了！牛，趕從牛犢子長大的，完了，全完了！家破人亡，還有什麼話講呢？餓死，對的，餓死，凍死，終是死，倒不如就在家裏死。

孫李氏 啊，死了，人死完了，我也要死了；小黑子，你在水裏等着我，我也來了。  
我也來了！

（她聳身便往水裏跳。）

何德山 （一把將她拉住）啊，不成，不成，尋短見是不成的，（恐怖地警叫）這河裏有鬼！快來，快來，不能死，大嫂子，你靜靜心，我們還得有一天要闖去的。

（大家全站攏來看了。）

孫李氏 我的小黑子啊！我的小黑子的爹啊！我怎麼能活下去呢？

張萬財（歎息着向大家）這日子女人最遭孽了，逃出來了還是好的，逃不出來的更要慘，這班鬼子就真他媽的沒人性！娘兒們落在鬼子手裏就是沒了命的，不論老的，少的，蠢的，俏的，就說我們那邊虎子堡，鬼子把娘兒們全給關在一個屋裏，不許穿衣服，大夥兒換班進去輪流糟塌，糟塌死了的就往外面拋，有的是割了乳頭，有的是破了肚，有七十歲的張老太婆兩條腿也給剝掉了；說是一天，鬼子兵脫了衣服在屋子裏正樂着，一些恨極了的娘兒們便一齊緊緊地把鬼子抱住了，空着的娘兒們就從壁上掛着的鬼子脫下來的腰帶上的腰刀給解了下來，一面拚命抱緊着，一面就一刀刺下去，鬼子是給結果了。可是這班娘兒們也就死得更慘，說，也不忍心再說。

王大海 他媽的，這日子過不去，就拚他個奶奶雄的！

船家 排長來了。

（王排長上。）

王排長 怎麼你們圍着看什麼？趕快搬呀！（大夥兒立刻散開，杭哨之聲又起。）還  
有多少？

吳玉桂 報告排長，這兒還有二十六箱，就統統上完了。

王排長 船家！

船家 是。

王排長 上完了，船泊在這裏；一個命令下來就要開去。

船家 是。

王排長 （向吳玉桂）碼頭工人別教散開，等會兒要發工錢給他們的。教他們在碼頭上等著，不要散開。

孫李氏 啊，老爺，我的小黑子在水裏；老爺你叫人救救他。

王排長 她是誰？

吳玉桂 報告：他是難民。

王排長 叫散開些，不能讓隨便什麼人跑近這兒來的。

（他四顧了一下，略略遲疑，下。）

孫李氏 啊，小黑子，你自己爬出來罷，我的小黑子。

陳寡婦 唉，太可憐了！

黑妞兒 媽，要是鬼子來了怎麼辦呢？

陳寡婦 怎麼辦？要不來才好！

（王三兒上。）

王三兒 花生破？芝麻糖破？煙破？（他一眼瞥見了張萬財衣衫還比較整齊，便叮

在他身邊。）花生破？芝麻糖破？煙破？

張萬財 你哪兒還來煙賣？

王三兒 祇有這一包「哈德門」，加了價，賣兩個半月賣不出去，還是這一包。煙

啵？煙啵？

張萬財 他媽的，去你的，去你的！這時候還吃煙，命都沒有了。

王三兒 你怎樣開口罵人？不買就算了啵？煙啵，花生啵，芝蔴糖啵？

（碼頭工人們搬運完了，搨一根竹槓子走上岸來。）

吳玉桂 工友們，剛才排長說過，請你們不要散開，等忽兒要發工錢，說不定還有事情要再勞動你們。

王大海 是麼？還有工錢麼？這好事兒倒不錯。有事找俺們的，俺們不走；打鬼子是俺們大家的事。王三兒，俺有了錢就要買你的煙，多少日子鼻子裏難受，今天的煙跌了價沒？

王三兒 （怕他似的）您老哥買算三毛錢，不還價，頂頂便宜的，這一包賣完了就沒有了。

王大海 俺欠賬你賣不賣，俺不還你價。



王三兒 別搗亂了，現在欠賬幾時還？前面的賬還沒清哩！曹老棒，你欠的也要給我點兒。給些利錢也好，不能等你死了我沒處要。

曹老棒

（惱怒而畏縮）渾蛋！你這小王八蛋，你的錢哪兒來的？欺我沒用了，你

也敢這樣胡說！前幾年的話，看我不把你的籃子丟河裏去。

王三兒 你不要倚老賣老，我是祇認得錢不認得人的，除了你往棺材裏躲，我的錢

借了給你總是要討還的。劉四，再抓一把花生噉？

（小陸最後一個從船上下來，他走到黑妞兒身邊去，站在她背後。旁邊的聲

音小下來了。）

小陸 黑妞兒，還在縫誰的襖子啊？陳大媽，你也快歇歇吧，你看這天色黑得快

下雨似的。

黑妞兒 小陸，鬼子來了我們往哪兒躲呢？

小陸 躲麼？上哪兒躲？（指難民）看他們躲到這兒鬼子又追到這兒來了，沒地

方好躲的。

陳寡婦 台兒莊要遭劫數的話，要躲也躲不了的，有錢的人好逃難，咱們的苦命可難得逃，不過聽着人們這麼那麼說，越聽越害怕。

王大海 陳大媽，俺說呢害怕也別害怕，俺們生就這一副窮命，活着也沒有好日子過，鬼子來，要侵害俺們，俺們就拚了這不值錢的命，怕什麼？

小陸 逃命是有錢人的事，俺們是逃也逃不了的，你看，這些日子城裏的大人家全走完了，（指糧食堆）誰知道這些糧食趙大爺要運到哪兒去的？好久沒有貨運了，忽然他要運，忽然他又逃走了，扔下這些糧食在這裏，現在充作軍糧，倒也不錯。

燕妮兒 趙大爺爲什麼丟下這些糧食不要呢？

小陸 誰曉得他！

陳寡婦 我說現在的日子沒有錢的苦，有錢的也是苦，說來說去呢總是鬼子害人，

天總會有報應給他們的。

王大海 天報應？天才沒有報應哩，你陳大媽辛辛苦苦守了十多年寡，俺們從小就看着你的，天給了你什麼報應呢？好沒有好報應，壞沒有壞報應，鬼子來了，那才真狠！見屋子燒屋子，見人殺人；就他媽的沒報應。沒報應！俺們辛辛苦苦牛馬似的活着，他奶奶現在就保不了命！

曹老棒 不會沒有報應的，這是劫數，前些日子人們喪良心的事做多了，報應就落在我們頭上。天沒報應，人的心也不會平的。

王大海 放屁！人家幹喪良心的事，報應落我們頭上？

小陸 我說曹老棒，人的心是不會平的。你一天到晚嘰哩咕嚕，人家也一天到晚嘰哩咕嚕，這日子固然過得不好受；但是呢，人還得要活着。那年在青島的時候，我們廠裏有些學生們來找我們談話，說是所以要活着，是因為一個人總有一點盼望，人人的盼望是不同的，但是都在盼望着，盼望不到，人心就不

平了，就要嘍哩咕嚕了，不過光嘍哩咕嚕是沒有用的，人心不平，就得做點事出來。

曹老棒 沒用了，老了，人老了就什麼事也沒趣味，俺年青時候還不是和你們一樣跳跳蹦蹦地高興？盼望，盼望什麼？俺們是沒有盼望的。俺就這麼嘍哩咕嚕，沒別的，就是這日子也磨夠了，現在老了，天沒報應是平不了心的。現在老了，沒用了！陳大媽，你也老了，二十年前你還不是像黑妮兒現在那樣年青？那時候你們的日子是有盼望的。現在，讓黑妮兒和小陸你們去盼望去罷。

王大海 （孫李氏的哭聲又大了）盼望，盼望，我就沒有什麼盼望，昨天去的去了，明天來的來就成。不，我倒不盼望鬼子們真個來到這裏。（大家哄笑了）笑什麼？不盼望他來他還是要來，那麼他就來罷，老子瞧他的。

陳寡婦 （補好了手上的褂子）劉四，你的褂子拿去罷，這次肩上補得很結實，好讓你多穿些日子。

劉四（接過褂子，翻着肩頭看。）好，謝謝你，你老人家縫得真好，一會兒就

給你錢。

小陸 黑妞兒，我的肩頭等會兒又要勞你縫一縫，它老愛在那裏破。

黑妞兒 好嘍，你就脫下來，我縫好這件就給你縫，你們就在肩上用力氣嘛。

（趙裕春上，他手裏盤弄着兩個光滑得發亮的鐵球，黑色的短衫褲，緊緊的走向石欄杆去，吳玉桂攔住他，不讓往前走；他又轉回到廊邊，站下來了，一面用眼角偷看着船上，一面留神聽大家談話。）

曹老棒 這日子就這末過的，記起從前的事來全在心頭；俺當初到碼頭來上工時爺

爺還活着，自己也就祇有他那麼大，（指指吳玉桂）現在呢，前一輩子的完了

，自己這一輩呢，活着的就有我還在支撐這營生，我看着這碼頭怎樣一來給鐵路奪去了生意的，祇有在打仗的時候，才又找回這舊碼頭來，舊碼頭，舊碼頭，你倒有時還有點用處吶！

王大海 得了，得了，曹老棒就是祇會一天到晚翻陳賬。

王三兒 可是曹老棒就是不想還我的賬！（原先坐着，忽然看見了趙裕春，便趕過去。）你老人家抓把花生噉？

趙裕春 （隨手揀了幾個花生。）這船是往哪兒去的？

（吳玉桂瞟着他。）

王三兒 你再抓一點，算兩大枚

（趙裕春望腰袋裏取錢，取出了一個青銅元，連忙塞進去，却被吳玉桂瞅見了。立刻趕過來。）

吳玉桂 什麼，站住！（用槍。對住趙裕春）你們誰過來搜搜他。（小陸略略疑遲地走過來）他腰裏有青銅板，也許是漢奸的記號。

衆 聲 漢奸？

王三兒 他是這兒地方人，不會是漢奸。

吳玉桂 不成，要搜。

小陸 好，站着別動，讓我搜。（他搜趙裕春的腰袋，趙裕春略略掙扎。）

趙裕春 有這樣的事？你搜不出來怎麼辦？你們冤枉好人！（小陸從他腰袋裏搜出一大把銅元，交給吳玉桂，吳玉桂一數裏面有好幾個是青銅質的。）怎樣，我是漢奸？

吳玉桂 你絕不是好東西！你先來東張西望，再打聽船往哪兒去，腰裏又有青銅板，你要它幹什麼？說，青銅板從哪兒來的。

劉四 漢奸記號他要帶這麼多幹麼呢？

趙裕春 青銅板是用來做嘛，人不能用青銅板嘍？

王二兒 你，你，你，爲什麼有這麼多的青銅板呢？我們好久好久沒有看見青銅板了。

趙裕春 我看着好玩嘛。



（大家面面相覷。）

曹老棒 他叫趙裕春，地方人，地方人！沒什麼的。

吳玉桂 好，你走開，不許在這兒東張西望。（向難民和王三兒）你們也走，不要留在此地。

（難民們下，孫李氏是被拖拉着下去的，她還哭着。趙裕春整一整衣衫，也下了。）

王三兒 喂，你給我兩大枚，你給我兩大枚。（追着趙裕春下。）

王大海 （見趙裕春走了）他奶奶的，這雜種不是個好東西！

吳玉桂 什麼？你爲什麼不早說呢？捉漢奸是大家的事，到手再讓他跑了！

王大海 他也是在一幫子裏的，可是我就看着他老不學好，放賭，販煙，私運，

樣樣都來得。那副嘴臉倒裝得很像樣，你沒有證據拿不了他！

吳玉桂 那可太危險了，鬼子已經逼近了，我們要隨時隨地留神一些人的行動，遇

到可疑的就要查問一個究竟。你別姑息自己的街坊，好鄰居我們要互相幫助，不然的話呢，壞人越近身，禍害就越近身。清除漢奸是要大夥兒一齊來幹的。兩個月前我們在西戰線上，那裏啊，有一個村子就叫做許蔡村，那裏的漢奸很多，預先在那兒說日本人怎樣怎樣好，我們的軍隊過去時老百姓全躲起來了。我們要找一點什麼，沒有；找人，找不到，後來啊日本兵來了，那一村的大漢奸小漢奸就一齊出來歡迎，於是鬼子向他們要姑娘，他們就到處去搜出姑娘來供鬼子糟塌；鬼子問他們要伙子，他們便到處去找出壯丁來供鬼子使用，姑娘被拖出去了就沒有回得來的，壯丁也一排排地死在大街上，真慘極了！後來，我們的軍隊反攻過去嘍，好！老百姓們在村子裏拆鬼子的後台，鬼子吃不住便一閃逃跑了，漢奸們有些逃了，大多數來不及跑，老百姓拿住了他們，便送到營部裏來，槍斃了，有的半路上就給老百姓揍死了。好痛快！可是，因為預先沒有防備，吃了的苦頭是無論怎樣也收不回來的。

小陸 媽的，這班狗東西的心就他媽的不知道是什麼做的。

黑妞兒 小陸，你把衣服脫下來罷，我等着縫呢！

劉四（學黑妞兒）小陸，你把衣服脫下來罷，我等着縫呢！

（大家哄笑）

王大海 你看，黑妞兒替小陸縫褂子就特別有勁兒！好小陸，一年紀二十五，衣破無人補，一你也該打一下算盤了嗎？

（大夥兒哄笑，陳寡婦也笑，黑妞兒有點不好意思似的。）

小陸 這年頭，這日子，命都保不了，說不定白天晚上鬼子來，誰再有這個閑心思？（突然）運河啊，我們是在你旁邊生的，現在，也還要在你旁邊死去。

王大海 噢，我想起來了，那傢伙是不是一個好東西。

曹老棒 誰呀？

王大海 趙裕春呀！那天晚上，月亮很好，我呢，喝了點酒要回去睡覺啦，走過這

碼頭上啦。嗨，我看見兩個黑影子在這運河岸上站着，我想，見了鬼啦。嚇，那影子回過頭來了，叫聲我王大海，我說你叫我幹麼？他說，這幾天大兵到了不少啊，我說是嘛，他說這幾天有東西運了是不是的，我說有東西運怎樣？他說有東西運好嘍，好喝酒嘍，我說好喝酒怎樣？……後來，後來啊，他說了；一個地方還是不打仗頂好，越打仗日本兵來了殺得越兇，中國人是一定打不過他們的，不打仗他們就不殺人，是他說的。

吳玉桂 還有另外一個人是誰呢？

王大海 還有另外一個人麼？另外一個人麼？（顛顛地）就是他，（指曹老棒）曹老棒。

曹老棒 （發起急來）什麼？你這酒鬼！你亂栽好人！你胡說八道！你豈有此理！

你，你這個酒鬼！

吳玉桂 你別發急，你說，你說好了。

王大海 我沒有說你。

曹老棒 誰不怕鬼子來？誰不是爹娘養的？誰就他媽的沒有良心？看鬼子來時我還有一條老命和他們拚！看你這酒鬼才……

吳玉桂 老爺子，你別着急，要抵抗鬼子是大家的心理，然而大家的心理不是完全一樣的。但是，只有一條計策可以打敗鬼子，就是大家要同心合力，不分軍隊，不分老百姓，祇有鬼子是敵人！現在打仗是打鬼子，我們不打鬼子鬼子就要來害我們，只要是能幫助打仗的事，我們都要做，清除漢奸，尤其是我們要頂頂要緊先做到的。

曹老棒 不行，王大海不能那樣冤枉我。

吳玉桂 甚麼冤枉不冤枉的，就要看那姓趙的是不是可疑，他對你怎樣說法呢？

小陸 對了，這位小兄弟說的很有道理。

曹老棒 他沒有說什麼，我和他有點子親戚轉轉灣灣的親戚，他的奶奶是我死了的弟

弟的弟婦的堂姊妹；那天晚上，我們不過是碰巧遇到，談些家常的閑天罷了。

吳玉桂 有些話是要留心的，他爲什麼要說起那些話呢？他說不打仗鬼子就不殺人，他說中國一定打不過日本，這都是漢奸的話。我們要多留神他，再看見他有可疑的地方，就立刻抓到營裏去，讓我們查問他。

小 陸 小兄弟，你今年多大年紀，看你年紀輕輕，說話倒周到得像大人似的。

吳玉桂 （被誇獎很高興）我麼？我今年十九歲，十三歲就當了兵，已經六年了。可是，東奔西走就沒有一次打仗打得像現在這樣高興的；沒有一回和老百姓談得像現在這樣合適的，這回打鬼子打得太好了，我們弟兄們都歡喜，上面一個命令下來，誰都會特別的覺得興奮覺得快活，路走多了，看見的東西也多了，人是學着做着的，我們一面當兵，一面學着；長官和許多學生們都這樣說這才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新軍人。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我們原先也是老百姓，現在我們要和老百姓一起打日本人，那我們就非打勝仗不可。

小陸真不容易，往年的軍隊哇，我們見了真害怕，現在呢，看見了就像自己人；往年裏的軍隊打來打去就打自己人，現在的軍隊是打鬼子的了，往年的軍隊是糟蹋老百姓的，現在的軍隊呢，太好了！比自己家裏人還好！

吳玉桂 許多年來，說起來很慚愧的，我們是什麼也不曉得的，現在我們曉得的多了，我們走過的地方多了，看看我們所到的地方，真可愛！那些田地，那些山，那些河，那些房屋，那些裏面住着的老百姓，太好了！……就是因為太好了，鬼子才來欺侮我們。往日我們是一個部隊歸一個部隊的，說不定什麼時候忽然變成仇人立刻要開火，現在啊，我們這裏有河北軍，有廣西軍，有本地山東軍，有四川軍，什麼軍都有，我們都要在一條戰線上打仗，我們的敵人是日本人。

（天漸漸地越發暗下來了，是暴風雨將要來到的象徵。陳寡婦已經鬧着很久，在等她的女兒。）



陳寡婦 黑妞兒快些縫，我要先回去了，天說不定就要下雨了，你縫好就回來。

黑妞兒 好了，快做好了，媽，你爲什麼這樣趕緊回去呢？

陳寡婦 我要先回去弄些東西吃了。劉四，你的錢交給黑妞兒，若不，明天給也行。

劉四 好，一定，一定。

（陳寡婦下。有兩個賣唱的從另一角走上來。）

黑妞兒 小陸，褂子好了拿去罷，你看這兒縫得怎樣？

小陸 好得很，謝謝你，錢也明天給你好麼？

王大海 你們還要算賬麼？

（大夥兒又一陣哄笑。兩個賣唱的走到人前去，敲了兩下小鑼。）

賣唱男 老板們，俺們是逃難來的，沒得個吃的，唱個家鄉小曲兒糊糊口，詞兒是一個學生替我們編的，沒辦法要請老板們賞賞光，賞幾個大枚。夥計，先唱起來。

賣唱女 (唱)我問你呀，過的。

什麼樣兒的日子呀？

賣唱男 (唱)我們是逃命，

天下奔哪！(鑼)

我問你呀，受的呀，

什麼樣兒的苦呀？

賣唱女 (唱)我們是受盡

飢和冷哪！(鑼)

我問你呀，遭的呀，

什麼樣兒的難呀？

賣唱男 (唱)我們是家破，

人也亡哪！(鑼)

我問你呀，那一天

忽然平地起災殃呀？

賣唱女（唱）去年秋天裏

把仗打哪！（鑼）

我問你呀，爲什麼

要把那仗來打呀？

賣唱男（唱）鬼子毒心腸，

要把中國亡哪！（鑼）

我問你呀，家鄉裏

人們怎樣的苦呀？

賣唱女（唱）娘兒姦淫死，

壯丁沒性命哪！（鑼）

大王我問你呀，幾時呀！

俺們怎樣把仇報呀？

賣唱男（唱）祇有一條路。

拚性命哪（鑼）

（曲剛唱完，還沒有來得及要錢，忽然遠處的砲聲響起來了。）

王大海 不好，是砲聲！

小 陸 是砲聲！（黑妞兒驚慌地靠在他的身上。）

曹老棒 啊，啊，打來了，打來了！

劉 四和其他碼頭工人

船夫，賣唱的：打來了，打來了！

（大家鬧亂了起來。）

吳玉桂 不要慌，慌沒用的，排長一定快來了，馬上發工錢給你們，你們沒事的趕

快走開！

（賣唱的四顧沒有辦法可以要錢，匆匆下。炮聲更大。間有鎗聲了。）

黑妮兒 小陸，小陸，怎末辦呢？

小陸 怎麼辦？，鬼子來了，祇有和他拚。我是有地方去的，那地方你們也知道，陳國祥早招呼我上那邊去的，有人，也有鎗。你們也要去，別呆着等死！黑妮兒，你也去。

黑妮兒 我還有媽，我要告訴我媽。

（掙脫了小陸的手，飛奔而去。）

劉四 小陸，我跟你一起去。

小陸 行，你準備，馬上帶了一點錢就走。

（趙裕春探一個身子出來，被吳玉桂瞥見。）

吳玉桂 抓住他，別放他逃走！（趙裕春連忙逃下，王大海，小陸，和另外幾個碼

頭工人追下，祇是曹老棒站着沒有動，吳玉桂托鎗描準，大喊。）站住，開鎗了！別讓他逃走，追，追，追，追，抓住他！

（大家把趙裕春揪了上來。）

趙裕春（掙扎）你們把我怎樣？我又沒有犯法。

王大海 不，你決不是個好東西！

吳玉桂 這地方不能讓你探着的，你要探什麼，說！

趙裕春（故作鎮靜地）我沒有偷看什麼，我聽見打砲，我想走過這兒回去。

小 陸 不，你的家不在這一邊呀！

趙裕春 我，我要回到韓虎生我的把兄弟家去。

吳玉桂 不行，你現在不能自由行動。……

（王排長和衛兵匆匆上）

王排長

什麼事？他是誰？

吳玉桂 報告，一名嫌疑漢奸。

王排長 解去營裏先看起來。張得標，易志山，你發錢給工人們。（衛兵發錢，砲聲隆隆，天色更暗，火光却越發閃亮着。）船家，你先解纜，把船開到陳家堡。謝功斌，錢德成，你們押船。（回頭看見碼頭工人漸漸的散開）喂，工友們，敵人的砲火已經一步步逼近了，你們如果沒有地方去，有志幫助軍隊的可以投效軍隊，軍隊需要你們。（即時有幾個工人走近去。）好，很好，吳玉桂你帶他們連同那漢奸一起上營部去。

吳玉桂 是！

（天空差不多全黑了，砲聲的閃光照亮着王排長的臉，興奮緊張，他拿出一個望遠鏡瞭望遠處）

——幕漸落——



### 第二幕

（開演時由州縣官）

時間：第二天

地點：台兒莊城廂

人物：

（齊魯軍官）

黑妮兒

（黑妮兒，女，五、六歲，齊魯軍官之幼女）

陳寡婦

（黑妮兒之母，齊魯軍官之妻，齊魯軍官之幼女之母）

曹老棒

（黑妮兒之祖父，一國軍官之僕）

劉四

（黑妮兒之祖母，一國軍官之妻）

王三兒

（黑妮兒之叔父，一國軍官之僕）

孫李氏

（黑妮兒之祖母，一國軍官之妻）

趙裕春

（黑妮兒之祖父，一國軍官之僕）

中村秀雄——敵軍特務員，在滿洲住過五六年，對於中國的風土人情相當熟習。他陰險，毒辣，他不但是對於中國人施展着他的陰謀的才幹，他更監視着自己軍隊中的反戰份子。

山崎——是一個伍長，充滿了武士道精神的軍人，講究儀表，瘋狂的戰爭給予他的一面是恐怖，一面是升官的幻想。

日兵甲——在戰爭中使他變得殘暴，沒有人性。以刺激來麻醉他自己的恐怖生活，以驕傲來填補自己莫明其妙的空虛。

日兵乙，戊，己，丁（有必要時可以增或減）

日兵丙——一個農民出身的三十多歲的一等兵，懷鄉病很重，半年來的殘暴的戰爭生活，使他越打越苦悶，對於自己生命的前途越發的惶惑起來。一個消極的厭戰者。

日本哨兵

## 中國傷兵

置景：

舞台的左側，斜延到台底是一座灰色的城，殘缺的堞口，洞穿了又用沙袋或泥土填補的痕跡。在靠台底的那邊，是一座留有炮火痕跡的欄樓。沿着城，可以遠遠望去的一條街景。舞台的右側，靠近台底，有一所古式建築的房子。沿着城的底邊，是用沙袋和土堆砌成的掩蔽戰壕，在街和城之間，植着一二棵樹，還沒有多少綠意。在這里，所有的東西，全保留着經過相當劇烈的戰爭的痕跡與氣氛，恐怖和殘酷在這里交流着。幕沒有打開，砲聲和槍聲，喊叫聲和着一切戰爭的音響交混着。從高昂的，極密的，非常混雜的聲音中，漸漸地低緩下來，火紅的光亮，不時的從幕後透過，有如暴風雨中的閃電。

在混雜的聲音漸漸的靜下來的時候，剛剛有一隊人從幕後的舞台上衝

下，幕慢慢的打開，舞台相當暗，時而為遠處的火光閃爍着。在戰壕邊，橫着三二個屍體，（屍體中有一個是腿傷很重的中國士兵，還沒有死去，另外二個屍體可以用偽製的，在演出上較方便）。

傷兵

（漸漸地醒來，無力地撐住沙袋堆，仰起頭來，向四外遙望着。像是自語）

。怎末回事？我們的人都衝上去了吧！（又望了一下離自己很近的另外二個屍體，驚叫着。）呀！死啦！我又掛了彩麼？（他掙扎着要爬起來，但是顯然的，他的腿已經不能動轉了，哎喲了一聲，又跌了下去。他再支起身來，從地上發現了一支手鎗，撫摸着，又打開了鎗膛，數着。）還有三粒呢，有三粒也是好的。（他放進了袋子。口裏很乾似的嚙着吐沫，沉默着，又像希望着什麼似的，用眼睛向四周搜索着。）

劉四

（從房子的右側背後的陰影裏，蹣手蹣腳地，膽怯地閃了出來。向四下望着，忽然看見伏在城邊的傷兵，急忙地向後退了一步，等看清了是中國兵，才又

胆壯地走向城邊來。)喂，你怎末還待在這兒呢？

傷兵 (沒有聽到劉四的問話似的) 噉！好極了，老鄉，請你趕快告訴我，我們的弟兄是不是全衝到前面去了，過了河沒有？呵，(他興奮地仰起頭來，等着劉四回答。)

劉四 (很擔心地止住他那粗魯的喊叫) 喂！輕點，這兒已經有了鬼子呢。我來不及跑，一直躲在那房子後面的一條溝裏，哦，剛剛這裏還過去了一隊鬼子兵，他媽的，追下去了！

傷兵 (失望地) 你說什麼？呵，退了麼？

劉四 我也不知道呵！不過剛剛我站在那兒，還看得見前面碉樓上，(指着舞台右側) 插着我們的旗子呢。(鎗聲又起了，火光閃着。)你聽，那兒打得很兇呢。

傷兵 ……(無語的，傷感地低下了頭)。

劉四 喂，你還不趕快跑？一會兒鬼子來了，還不是沒命，起來呵，快點兒！(催

促着，一面又向四外望着。）

傷兵 哎！我的腿，——（掙扎着又縮了下去。）

劉四 腿子壞了麼？可真是糟糕，我背你走吧，背你到……哦，我要走了幾回，都不碰巧。我背你到小陸那兒去吧。

傷兵 （驚訝）什麼小陸？我不去，我要找我自己的隊伍。我不去。

劉四 小陸那兒不去？不要緊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他那兒有不少人哩，還有鎗，走吧，我背你去。（伸手拉住傷兵手）我才倒霉，要不然早他媽和鬼子拚上啦！（這時候，有脚步聲漸近，他急忙又放下了手，低聲的說。）快躺下，快躺下！

傷兵 鬼子麼？不要緊，我這兒還有三粒子，他媽的，至少不幹他兩個。（腳聲逼近，傷兵伏下，劉四敏捷的又躲回房後去。）

（日兵甲，乙，丁三人踉蹌上場，驕傲的呼嘯着。）

日兵乙（疲倦地）嚇！連個鬼都找不到。（用眼睛搜尋着。）

日兵丁（嘻笑）哪，要鬼麼？這兒倒有支那鬼呢。（手指着城邊躺着的屍體。）

日兵甲（不悅而又驕橫地）真是見鬼，也是三個啦！哼，都是死的，我再請你們吃

兩刀吧（桀桀的竊笑，用鎗尖的刺刀試弄着前面的一個，用腳踢着，沒有聲息，殘暴地，不在意地刺下去，狂暴地笑。又移動了一下，挨近傷兵，用腳踢着，傷兵滾動了一下，甲舉起鎗，預備刺下去，傷兵敏捷地取出手鎗射擊。三個慌亂地退後了，沒有射中。他們向房後掩蔽着，探出頭來，又舉鎗射擊，傷兵射出了第二顆子彈，匍跌下去。（一排密集的子彈，向傷兵射來。立刻上場的有日兵丙，伍長山崎，哨兵。互相匯合了，又胆怯地散開，恐怖抓住了他們，踉蹌着脚步，壯了胆向城邊包圍過來，毫不吝惜的射擊着。這時，跌伏在掩蔽壕下的傷兵，突地一仰，射出了最後一顆子彈，乙應聲倒了下去，隨着驚慌地射出一排又一排的子彈，傷兵跌進壕裏，再沒有了聲音。）

哨兵出（探看）報告伍長，死了呢。

山崎（骨子口氣）哦，爲什麼不肅清呢，又消耗了我們多少子彈呵！這鬼，還犧

牲了我們一個！

日兵甲（向戰場走去，舉起刺刀，殘忍地刺下去。）支那鬼，我叫你再活。（伊

吾的嘯叫着。）

山崎（向哨兵）你到那邊去放哨，（向甲，丙，丁）趕快再搜查，這，這成什麼

話。（甲，丁搜查，哨兵舉槍走上城坡，瞭望，有如木塑的像似的立在那裏

。）

日兵丙（疲倦的樣子，挨近乙的屍體，感傷的嘆息着，像是自語）又完了一個

日兵，這是你的武運的終結吧——（無聊地舉起鎗，向四下搜索着。）

日兵（稀落的鎗聲不時地響着，舞台逐漸亮起來。從城邊街道，送來了漸近的杭

日兵哨聲，曹老捧肩荷着笨重的行囊，踉蹌地上場，隨在後面的是趙裕春，左手玩



着鐵球，右手提着幾瓶酒，嬉笑地走近山崎，鞠着躬。）

趙裕春 山崎大人你早呵！我知道你們一定很乏了，特地把我家守藏多年的老酒

山崎，拿來孝敬你老人家，（嘻笑）

日兵甲 酒倒真是好久不見了，哈哈。

趙裕春 是呵！哦，中村大人沒有在這兒麼？他老人家也是頂喜歡喝老酒的，昨天

日兵下晚兒，他還喝過，他說，這老酒可真刮刮叫，比滿洲喝的要好得多哩，他說

他在滿洲住過五六年，就沒有喝過這樣好的酒。

日兵甲 有了酒，還得菜呵！

趙裕春 是呀，是呀！我本應該替你們多備點好吃的下酒菜，可是，別提了，就是

趙裕春 昨天，你們快要攻進來的時候，我止預備想法把那船軍火用火燒掉，就叫他

們把我抓住了，幸而在慌亂中，被我逃了出來，不然的話，我的命也沒了，你

們的酒可也喝不成功！（回向呆立的曹老棒。）喂，放下，就放在這兒吧，你

快走，把我屋子裏的那兩隻燒雞拿來。

曹老棒 你……，這一說抓了你沒有冤枉呵……

趙裕春 混蛋，你這傢伙，不要老命麼？（怒目）

山崎 （不耐地）吵什麼？過來把這個抬下去。

（曹放下行囊，氣喘着，拭着額際的汗，被山崎的呼叫驚住了，看見乙屍，叫驚的木立着。趙也失措地望着，放下了酒瓶，欲言又止了。）

日兵甲 （粗暴地）來，抬到那邊去。（用槍托任意地擊着曹老棒，趙陪着笑臉，連說是，是，同曹把日兵乙屍，抬下去，日兵甲隨下。）

日兵丙 （無聊地把散碎的石塊堆積着，坐下來，嘆息。）

山崎 （靠着丙坐下來）喂，你怎末那樣愛愁呢，想念着你的太太麼？哈哈，放快活些吧，別發愁了，這裏有酒哩，有酒哩。（向丁）來，一齊來喝一杯，你把這包子打開，裏面該還有些罐頭吧。（他又輕鬆的笑了。）

(圍在一起，把三枝槍交叉在地上，口裏吹着小調，打着包，把裏面的一些罐頭，乾糧之類分散開。山崎拿刀子開罐頭，丁把酒瓶打開，倒了一杯，放到唇邊，停住了，又放到鼻子上嗅着。)

日兵丁 狡猾的支那鬼，這酒……

趙裕春 (喜沖沖地提着鷄上場) 酒很好喝，這裏還有燻好的嫩鷄，下酒頂好。山崎大人，我得請你們原諒，我們這地方小，可沒有什麼中吃的，這回一亂，又加上我叫這些混蛋東西扣住了，要不是早有個準備，那可就，那可就糟糕啦！

日兵丁 你來正好，酒好，菜好，人也好，我先叫你喝一杯。

趙裕春 (忸怩) 那怎末成，這一點，還不夠你們大人們喝的哩，原來就很少的啦……

…… (丁立起，有怒意，趙察覺，) 好的，這酒是……我先謝謝你，賞酒喝。

(一飲而盡，笑着。)

日兵丁 (滿意地) 好，你是好人。哦，你們這裡的花姑娘，對了，花姑娘陪着喝，

才好呢！你去，你去找來。

趙裕春（狼狽地）……唔，是，是——（下）

日兵甲（哈哈——）花姑娘——哼——。

（丁找出杯子，把酒斟了，遞給大家）

日兵丙（接酒，有所感地）酒，真是久遠了哩，但是，但是比起了——

山崎 比起「正宗酒」還壞麼？笑話呢，你要在支那打出路，第一，第一就得變成「支那通」呵！什麼都要想日本的，那怎末成。來喝酒，有牛肉，還有雞。你太太在家里也不會預備這末多好菜爲你下酒哩！

日兵丁 山川君，這末想念太太麼。哈，哈哈——。

日兵丙 不要取笑（看着遼遠的原野）你們看，這末好的一片田，都荒了呢，沒有人來下種，一個沒有收穫的秋天，可怎末過活。我的田和這兒的可有什麼兩樣呢？（喝酒）

日兵丁 有人下種的，傻子，每天要放下不少的砲彈和槍子兒呵！

日兵丙 唔！那收穫些什麼哩？

日兵丁 遍地的在「支那」的日本官員呵！哈，哈！

日兵丙 唔，——！

山崎 (向丙) 你失掉了皇軍應有的氣慨啦！

日兵丙 (吃驚地) 唔，是，是……。

日兵丁 (喝酒) 其實，要田有什麼用呢，山川君，將來是，你當個山東督軍，多

好，參謀長是我的，替你討一百個姨太太；一百個，一百個。哈，哈，哈，

(不經意地拏起饅饅吃，忽覺陳腐) 這饅饅還是從山西帶來的吧，硬得像磚頭了，可怎末吃，我的天，今天又別想吃白米飯了！

(狂暴的叫喊接近舞台，甲像拖屍似的，拖着瘋婦孫李氏上，喝酒的三個驚望

着。)

日兵甲：這鬼地方，連這樣的女人還要躲起來哩！

孫李氏：（披散着頭髮，衣飾不整，眼錯亂地望着，用拳捶擊着甲）放開我，你這鬼就是你，對了，就是你，打死了我的當家的，害死了我兒子，你，你放開我，我要我兒子，我的兒子。

日兵甲（粗暴地），什麼兒子，你要兒子？（下流地）哈哈，來，我給你兒子，我給你——（他扯着她的衣服，她猛地脫開了，又追着，拖向右側的房子去）。

聲 我給你兒子，——。

（婦人倉皇的從右側路上，見日兵，吃驚地欲退下，日兵戊追上，捕捉了，拖羊似的，過來。）

日兵戊 你們有酒麼，好極了。

（這時候，從舞台後側的房子里，傳出來各種聲響，粗暴的吆喝響，慘厲的號叫，夾雜着哭泣與狂罵，捶擊的聲音，接着慢慢的低下來，和着間歇的狂笑。

殘忍和暴亂，在那里交織着。不時地傳出一種含混不清的聲音：「我給你兒子，我給你兒子。」

日兵丁 要喝酒麼？來吧，這里有酒，有姑娘，還有音樂，呵音樂，你聽，哈哈

婦人 （她爲那傳來的殘暴而淒厲的聲音顫慄着。像一個被命運判決了餓囚徒，她

爲恐懼所鎮壓了。她忍受着所有人間最慘酷的恥辱，她沒有反抗，連那伙伴的慘叫，也都變成了對於她的一種殘害。她沒有語言，沒有笑，像段木頭——）

日兵戊 （狂飲着酒，沉迷着那音響的挑逗，他盡量的玩弄着他的捕獲物，有如玩弄着一個棉製的玩偶。）喂！「支那」女人，笑呵，怎末不笑呢，哈哈，來喝杯酒吧，乖乖。

日兵丙 （被這些噪音擾亂着，他從口袋里取出記事冊，煩燥地翻看着，寫着，又拿起夾在里面的家信，煩燥和憂慮掛在他臉上。他低誦着）人類的悲劇呵！

山崎 (沉醉地) 悲劇麼？哈哈，山川，你太太帶給了你什麼好信息呢？

日兵丙 好信息？田荒了呢，父親老病在家里，沒有希望的生活着。她自己每天要到神社去祈禱，用眼淚陪伴着她底寂寞。——嗯，問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回去，回去，我的天，什麼時候回去，鬼才知道。(無可奈何地，斟了酒，放到唇邊，又放了下來。)

山崎 哦，——一個忠勇的皇軍，是不該有這些想念的，你知道，你們是爲了要征服殘暴的支那呵！這是我們帝國皇軍最神聖的任務！山川，你想錯了，妻子田地，又算什麼呢？哪，你看，這末遼闊豐沃的田野，不都是屬於我們帝國皇軍的麼？(拍丙肩) 傻子，勇敢吧，你看，我們來喝一杯！

日兵丁 (舉着杯，歪斜地在舞台上，跳着。偶然瞥見哨兵的背影，) 喂？來喝杯酒，老那末望着，多，多寂寞呵！

哨兵 (接過酒) 謝謝你呢。(遞還杯子，在城樓上散步。)



日兵甲

(衣履不整地，從門里出來，殘暴和得意掛在他臉上。)

子。

(隨着他的笑聲，傳來了一陣陰淒的哭泣。)

日兵丁

(轉回來)高橋！這末得意？「支那」女人的哭，可真是拿手呢，我得聽

聽，我得聽聽，(他一路笑着，閃進房子里去，隨着是一些複雜的音響演奏着

。)

日兵戊

(對於這木頭似的鄉婦的戲弄感到了厭惡，他敲擊着但她也還沒有完全放

棄了他的戲弄。)這傢伙該永遠是不會笑的，混蛋。(玩弄着，又撕扯着她的衣

服，上身破了，沒有反抗，他繼續扯着，她本能地向後移動着，戊醉態地追着

，她退到土坡的地方，終於被戊抓住了，吼叫嚇倒了她，瘋狂地撕着衣服，像

碎片一樣，被戊丟了出來，戊狂笑地，伏在土坡後邊。聲音從那里傳出來，淫

暴的聲音，和着無可奈何的低泣，交織着。)

日兵甲

(用鼻音笑着)好一個沒有笑的女人？(拿起酒瓶子，對着瓶口飲着，咯

略感疲倦地坐了下來。）

趙裕春 中村大人！他們就在這里，我還替你預備了一點好老酒，就是，就是昨天你喝過的那個，……哦哦，你剛才，（邊說邊上場，中村挺直地走上，啣着半支雪茄，手里執着皮鞭一條。趙裕春卑躬地尾隨在後面。）你剛才吩咐的事，我已經派人四處去找了，一會我就親自再去找找看。就是昨晚你看見的那個是不？我管保，我管保。

中村 嗯，你去吧，哦，還有，你還得趕快找人來，扛東西，曉得吧。（揮了揮手，趙下，看見伍長。）山崎，你們在喝酒麼？好，我們來痛快地喝一場吧。哦，我忘記告訴你，這回的戰爭會很激烈哩。我們得做一個很好的準備，聯隊長有命令，限今晚一定要攻下敵軍在台兒莊的最後據點。（山崎及兵甲，丙起立致禮。）坐下，坐下，還是喝點酒，這里的酒，可真是絕味哩。

山崎 （滿斟一杯，遞給中村。）祝福你一杯，中村大人。這里還有燻鷄，牛肉，

對於下酒真是再好也沒有了。（中村接酒飲着，坐下。）

日兵丙 又是一個激烈的戰爭，也好，人總是要完的。（神經質地自誦着，但已爲中村注意，他在地上盪了一下，檢一個角落坐下來，無聊地望着天。）

山崎 哦，中村大人，這里有沒有維持會呢？

中村 （蹙額，擲了擲烟灰）可別提了，我在中國做了這多年的特務工作，還沒有碰到這樣的困難哩。台兒莊，台兒莊，簡直是一個死地方，人都跑光了，連維持會的材料全沒有。本來過去一個和我們來往過的小紳士，這回不知碰到什麼鬼，打死了！

山崎 但是不要緊的，就在今天，我們一定可以把台兒莊完全佔領了！我們來慶祝吧！（顯然是有着不寧靜的情緒，而爲自己的驕傲鎮壓着的狀態。用酒來掩飾着了。）

（舞台後不斷地映現火光和射擊的聲音，不時的夾雜着女人的低泣，和狂虐的

笑。

日兵丙（又是自語地）總是得有一場激烈的戰爭……。

日兵甲 激烈的戰爭?!哈哈，那不是很好，明天，就是明天，我們就該到了徐州，徐州那里有的是花姑娘。（笑着，喝着酒，用鼻音哼着淫蕩的小調。）

日兵丙（煩燥地立了起來，抹着額際的汗，在舞台的邊緣踱了一下，向甲：）徐州，徐州，到了徐州，也還是——？

日兵甲（吃驚地）也還是什麼？沒有好看的花姑娘麼？（大笑）你這傻瓜！

中村（一直注意着丙，立起來，走近了丙）山川，到了徐州你覺得怎末樣呢？

日兵丙（吃驚地）哦，沒有什麼。我是說（支吾地）到了徐州，還要打鄭州……

山崎 他在懷念着太太哩！他的田地，他的父親——唉唉，山川是太不開闊了！  
（婆婆媽媽的好意，却變成了中村的好資料。）

中村 哦！（拉長地）山川在想着家麼？但是你不曾忘掉皇軍的軍律吧，（嚴厲地）你

告訴我，你還想些什麼？（玩弄着手里的鞭子，示威地，）

日兵丙（驚懼地）沒有想什麼，中村大人。（想了一下）我很願意在激烈的炮火里，我怕停下來，我怕停下來，我——（聲音大得有如叫喊，苦悶迫着他。）

中村（狡猾地）嗯，——好了，你把你身上的日記冊拏來我看。（丙遲疑地，從袋里取出來，謹恭地遞上。中村仔細地看着，又向丙端詳着。）山川，你得好好幹呵！你得知道你是爲了要征服殘暴的支那出征的麼？（遞給丙，轉回來向山崎。）山崎，你得負責呵！（山崎惶然地唯唯着。中村取出記事冊記錄着。）

（台後傳出雜沓的聲音，笑謔和狂暴，追逐女人的瘋狂，漸漸遠去。）

（日兵已上，走向土坡，戍疲倦地站起，已笑着，下流地推開戍，隱下去。）

日兵戊（走上）木頭，簡直是木頭。

（一顆流彈的聲音，戍驚叫，大家都吃驚的，分向各方搜索，哨兵瞭望着。）

日兵甲 一個流彈。

（女孩子哀求的聲音，趙裕春狡猾的笑聲。）

趙聲 你這傻孩子，小陸早他媽的吃了衛生丸啦，還等個什麼勁兒呢。這個荒亂年頭，女孩子家躲躲藏藏地也不是個長久之計啊。（拖黑妞兒上場。）

黑妞兒 （狼狽地，恐懼地，哀懇着）趙大爺，您就做點好事罷，放了我罷，趙大爺，（掙扎着，跪着，哀求着。）

日兵甲 呀！這才是……

中村 （攔開甲）唔，我來看，（沉醉地）比昨天晚上更美哩！趙裕春，她叫什麼名字。

趙裕春 （得意地）她叫黑妞兒，嚇，她可真是我們鎮上頂漂亮的姑娘啦。中村大人，您看——（諂媚地）。

中村 （淫蕩地笑）好，好，你叫什麼——黑妞兒，好漂亮的名字呀！來吧，不要怕，我們皇軍是頂和氣的，頂能保護你們的了，來，渴杯酒，我的姑娘，渴酒，

對於女孩子真是頂好的一件事了。古時候不是有個叫——哦，叫楊貴妃的，喝醉了酒，那才，那才——哈哈！

黑姪兒（一直在哀求着，到絕望時，變成了忿怒。）你這狗雜種，漢奸，我叫你得好死。（掙扎，被中村挽住。）

中村（把酒遞過去）喝點酒就好，姑娘，來，喝了好酒，我們可以……（舌捲着，含混地胡亂地呢喃着。黑姪兒低着頭，把酒杯擊在地上。）

山崎 這姑娘好大脾氣哩！

中村 不喝酒也好，我頂喜歡你這樣有脾氣的姑娘，哈哈，（戲謔地玩弄着，黑姪兒盡量忍耐地躲閃着，怒目，沉默不語。）

趙裕春（無聊地）中村大人，人也找齊了，是不是扛子彈箱？

中村 唔，唔，（向戊）你去押着他們往前方運子彈。

（戊無精打采地，隨着趙下。）

聲、黑妞兒，黑妞兒！（陳寡婦一路喊着上來，吃驚地望着女兒。）

黑妞兒（猛的掙脫，奔向陳寡婦）媽——（躲在懷里，哭着，日本兵狂笑。）

陳寡婦（悲怨地）孩子，唉，都怨我，怨我捨不得住了幾十年的老屋子。

中村（像鷹抓小鷄似的，一把就將黑妞兒拖出來。黑妞兒悲慘地叫着，陳寡婦奔去搶着。）喂，別哭天哭地的，把姑娘交給我，我是頂靠的住了。

（陳寡婦瘋了似的搶着，忘了恐懼，撞擊着攔住她的山崎。悲叫着，山崎猙獰的笑着，把陳寡婦拖着往台後側的房子里去。）

陳寡婦 黑妞兒——給我黑妞兒。（隨着悲慘地號叫，被拖進了房子。從房裏傳出丁陳寡婦的叫罵，撕打聲，把門拉開了，又碰上了，號叫變成哭泣。）

黑妞兒（同時）媽——（用力的掙扎，擊着中村的耳光，被中村用鎗強制了。）媽——（無助地哭泣着。）

（曹老棒，王三兒無聲地背負着沉重的子彈箱，踉蹌的走上，戌執皮鞭，有如



兒嬉似的，無情地抽打着，吆喝着，曹老棒失足，把彈箱摔倒地上，戊惡罵着，用鞭狠狠地抽打着，王三兒默默地望了一下，無言地過去了。曹老棒匍在地上，沒有聲息，掙扎起來，又跌下去。

日兵戊 起來，裝死麼？（皮鞭抽着。）

（曹慢慢地，非常困難地爬了起來，搬動着箱子，但是無論如何，沒有辦法再負在肩上，沉重地，又倒了下去，戊猛力地踢着，暴虐地抽打着，曹哎喲了一聲，有如死耗子似地匍着不動了。）

日兵甲 裝死呢，這傢伙，要死那頂容易，（像踢足球一樣的姿式，給了最後的一腳，連回聲全沒有了。）送你上天。

日兵戊 （氣忿地）趙裕春！

趙裕春 （倉惶上）什麼事？

日兵戊 人死了呢，這樣不中用的傢伙，怎末能爲皇軍服務呢。BAKA！

趙裕春 是，是，我去找，我去找。（惶然欲退。）

日兵甲 找鬼，你扛下去。

趙裕春 （狼狽地）哦，是是！（費力的舉起，肩荷着，歪斜地跌撞下場，或押着下去。）

中村 （同時進行着）。還哭麼？好啦！我的姑娘，我娶你做太太哩。支那姑娘是頂喜歡結婚的，我知道，我在支那呆了五六年呢。（笑，下流地）我們立刻結婚，立刻。我還要送你個戒指。（從袋中取出了一大把戒指，擺在她面前，）你要那個，隨你挑，隨你挑。（黑妞兒氣忿地不睬）別害臊，哪個姑娘不結婚呢，我來挑一個送你。（檢了一個，套在黑妞兒的手指上，其餘的又放回袋子里。向大家。）來來，參加我們的婚禮罷，我們喝一杯。（舉杯，大家狂虐的笑着，假意的祝賀。）

（丁從房子里走出來，哼着淫蕩的小曲。）

日兵丁 這個瘋子，死了呢。

日兵丙 死了，唔！（猛的看見中村的一對銳利的眼光，打着無聊的口哨，走了開去。到城邊和哨兵共同地瞭望着。）

黑姪兒 呵！死啦，媽，媽呀！（向門衝去，被甲攔住，掙脫，衝開門，驚叫地退了回來。房子裏傳出了狂笑。丁甲笑着，黑姪兒昏倒地上。）

中村（毫無吝惜的笑着，把黑姪兒拖起來，抱住，）死啦嗎？哼……！（搖着，黑姪兒緩緩地醒來，忿怒引起了她大膽的反抗，用力的劈打着，中村激怒了，用鞭子狠毒的抽打。）你這賤東西，你敢反抗，你不要命麼？好，我要叫你嚐嚐味道。（抽打着，她伏在地上，滾着，哭叫着。）起來，裝死麼？

日兵甲（煩燥起來，無聊地，）總是哭，到處都是哭。（從土坡後邊傳出了桀桀的聲，他忽然想起了什麼，下流地笑着，從行囊中搜找出一隻照像機，向土坡走去，對準着，已忽地站了起來，互相笑謔着，甲拍攝。已猶笑着，嘴里含混不

濟地噤咕着。(這死東西，還是送你上天吧！)猛地用腳踏着，女人的嗥叫，

兵的狂笑，一齊，漸低下來，已推着甲，嘻笑地走向舞台。)

日兵丁

(把黑妞兒拖起)，別哭罷，皇軍要命令你笑，懂嗎，笑呵，笑呵！

黑妞兒

(忿然)我偏要哭，偏要哭，你的鞭子不能叫我笑，鬼子，不得好死的東

西！

日兵丁

哭麼？哭也好，你哭罷，我來唱歌，你來哭。哈！哈！哈！來呵！我們來

聽花姑娘哭呵！

(房里急遽地聲音響起來，傳出狂叫的聲音，山崎倉惶狼狽地逃出來，面部被划破了，瘋婦和陳寡婦追出。)

日兵丁

(吃驚地)又活了？這怪物。(大家包圍過來。)

孫李氏

(無顧忌地，亂打着，狂叫着)把我的當家的殺死了，又害我的兒子，我叫

你活，你們這羣狗仔。我叫你活——(含混地亂叫着。瘋狂地撞擊着，甲用力

的扭住了她，山崎撫着臉上的劃傷，用繩子把她綑綁着。她掙扎着，不斷地叫罵着。黑妞兒抱住了陳寡婦，叫着「媽」，低泣着。）

日兵甲（扭開了陳寡婦和黑妞兒，）你哭呵！（陳寡婦咒罵着，瘋狂的用力的向甲的耳光打着，甲不及躲閃，大怒，拔出刺刀向陳刺去，陳號叫的倒下去。黑妞兒失措的，伏在陳身上，號哭着。）

日兵丁 哭吧，這是世界上頂好聽的音樂了！

（丁號召着，圍着三個女人，跳踊着，丁哼着日本流行的下流的小曲調，配着陰悽的女人的哭泣。遠遠的鎗聲，遠遠的火光，相映着，狂暴和殘忍，在這裏亂雜地表演着。）

聲 快些，快些。（接着是馬蹄的聲音，由近而漸遠，混亂的喊聲，衝來，又衝遠了。鞭打着苦力的聲音，無聲地踏過去，也遠了。火光焚燒得更旺，更紅，舞台上的歌聲漸小，黑妞兒的哭泣變成昏蒙的喃語。）

日兵戊（匆促走上。）中村大人！方才聯隊長下令，要準備衝鋒。說是通嶧縣的交通已經隔斷了。

中村（吃驚地）呀！交通隔斷了，前面呢？（大家都呆然，爲一種恐懼鎮壓了。）

日兵戊 前面打得激烈極了，屍都來不及燒哩！哦，對了，我們的接濟也中斷了。  
現在正在用無線電告急呢。

日兵甲 被圍了麼？

日兵丙（從城邊走來，）被圍？呵！我的天！（無助的聲音）

（衆人慌慌然地，各人拿起了鎗。）

中村（故做鎮靜地）我們準備好了。

山崎 是的。（向戊）你再去，唔，還有報告聯隊長，我們在這里防禦，很堅固，必要時，再派隊伍來。（以下，向大家）我們準備好。（山崎領甲，丙，戊向城邊走去。）

日兵丁 沒有了接濟可就糟。(看見酒瓶)唔，這里還有酒哩。(舉起酒瓶，向嘴直倒，空的，換過幾個，失望地擲在地上。取鎗向城坡走去，朝四外瞭望着，不時爲一聲流彈，引着大家的恐懼。)

中村 (無聊地望着伏在地上哭泣的黑妞兒，)你覺得很好聽麼？這賤東西。

孫李氏 (在地上翻滾着)你們是強盜，你們殺了我當家的，殺了我兒子，還攔着我，我叫你們好死，你們唱呵，你們這……這些強盜。

中村 (忿怒地)你還死不掉，滾蛋，我送你去找你的兒子！(踢了一腳，婦號叫地昏過去。)

(遠遠地有飛機聲，大家注意地傾聽着，向空中望着。)

日兵丁 (驚喜)我們飛機來了，一定是爲我們送給養的。(聲漸近)呵！你們看啦，那上面不是丟下了輸送袋麼？一定是，一定是。

日兵甲 (望着)對的，丟下來了。(聲漸遠)，怎末啦！丟遠了呢，我的天。

(大家正在熱烈地企望着，然而機聲遠了，失望地垂下了慢傲的頭。)

日兵成 (衝上) 剛才飛機送接濟的，也沒有丟在這邊，才糟呢，丟錯了，準是！

(頓足)。

中村 這才混蛋呢，我去，我去。(欲下，又退回，向山崎)你們要注意防守。(下)

戊(隨下)。

(鎗聲密一陣，又稀下來，間或有砲聲，紅光閃着。)

日兵甲 (走下城坡)還是跟我們這個會哭的姑娘玩玩啵。(拖起來)啞！和我先親個

嘴。(摟住黑妞兒，被掙脫，又拖起，黑妞兒怒擊着。)你還要反抗，我非叫

你——(猙獰地笑着)叫你——(撕着她衣服，扯着她褲子，正掙扎間，中村倉

皇(上。)

中村 注意，現在立刻到梁莊集合，從北門衝鋒。(後面傳出隊伍散亂的行動)這

里留一個，(向哨兵)你得死守這裏，不準退却。(急下，餘隨下)。



日兵甲（懷喪地）回頭見！（忿怒地擊了她一掌，昏倒地上，甲匆下。）

（台後混亂的音響演奏着。舞台靜着，哨兵無聊地瞭望着，踱着，恐懼壓住他，用口哨掩住心跳。終於，爲某種慾念誘惑着，他走下城坡，走近黑姪兒，坐在石堆上，把槍放在一邊，扶起來，親着她的臉，再慢慢地解着她的衣扣。同時，一直躲在屋子背後山溝里的劉四，蹣手蹣腳地向外探視着，見哨兵，剛要撲去，猛的爲一聲流彈嚇退了，哨兵急忙放下黑姪兒，拾起鎗，向城外望了一下，四下沒有動靜，又回來，下流地笑着，放下鎗，重新坐在石堆上，扯着黑姪兒的衣褲，劉四摸着一塊碎磚，偷偷地走近哨兵，猛地擊下去，兵倒下，掙扎着，摸出刺刀，撲起，爲劉四扼住，在地上翻打着，黑姪兒驚醒，見劉四和日兵扭打，興奮地撲過去，劉四乘機抽出日兵刺刀刺下，日哨兵叫了一下，死去。）

劉四 我叫你這小鬼狼。

黑妞兒 劉四，你怎末來的，可把我嚇死了。（悲哀淒楚地）劉四，你看我媽死得多

慘呵！還有那個瘋子（嗚嗚地哭起來。）

劉四（驚慌的）呀！我的傻孩子，你別顧哭啦，別再把鬼子哭來。

黑妞兒（抑止地）不哭，咳，不哭。可是劉四，你知道小陸到哪兒去了？

劉四 小陸，他在劉橋呢，我以為你們已經一起走了，怎末沒有跑呢？

黑妞兒 別提啦，他走時，本來要我和媽一塊走的，偏是媽不肯，捨不得住了長久的老屋子，又捨不得丟下這，又捨不得丟下那。鬧了歸終，再想走就來不及啦

！我祇得一直躲着，偏偏昨天晚上偷偷出來，想跑出城，也許會找到小陸。誰知偏巧碰到那鬼子，我連忙躲了起來，看他們找了半天，一直走遠了，我才敢回去，唉，偏偏又叫那混蛋，不得好死的趙裕春找了我去獻媚。可憐的媽，死得多慘呵，還叫他們拖到屋子里——（又低聲哭起來。）

劉四（勸慰着）哭也沒有用啦，我們快走罷，等一會鬼子來看到，又是糟糕。我們

去找小陸，這兒還有一把刺刀，一桿鎗。（拾起鎗和刀）。

黑妞兒 快走，哦，可是媽怎末辦呢？

劉四 那也沒辦法了，快走罷。剛才我在山溝里聽着鬼子慌慌張張地叫嚷着，叫我們給包圍了呢。我們得快去，鬼子又缺少接濟，趁機會攻進來。走罷。

（黑妞兒欲行又回過頭來，終於向陳寡婦那兒走去，呆望了一會，掛着淚，又望了一下瘋婦，不忍地低下頭去解着繩子，瘋婦突然醒來，黑妞兒驚退。）

孫李氏 哦……（掙扎，爬起來，望見劉四，錯亂地）鬼子雜種，我叫你好死，你害得我好苦，你要殺又不殺死我，你——我的兒子，我的當家的，都死在你這強盜手里了，還要來糟蹋我，還——鬼子雜種，我非殺死你不可，我——

（奔向劉四，痛苦地又跌下。）

劉四 哎，——哎，我是劉四，我是劉——四，哎，這才是糟糕，你回頭再把鬼子喊來。黑妞兒，快走罷，快點。

孫李氏 (支起，又跌下，) 你——你，我殺——死——你。

劉四 哎，黑妞兒快走罷，我們多找些人來，小陸那兒有的是人，我們一定要報仇，黑妞兒，你聽，有人呢，快走罷。(拉了黑妞兒倉皇走去，黑妞兒悲哀地望哥倒在血泊中的陳寡婦，低聲地叫着：「媽媽，我來替您報仇。」向城洞前側，偷偷地走去。下。)

孫李氏 (免強坐起，打着旋似回) 鬼子雞種，我叫你好死，我叫你好死，我非殺死你，我非殺死你，你跑，你跑到哪兒，我追到哪兒！(狂叫着，重複地。)

(火光和鎗炮聲不斷地亮着，響着，配合了瘋婦淒厲的號叫)

——幕漸落——

## 第三幕

時間：四月七日黎明之前。

地點：台兒莊迤北附近的三里莊。

人物：

日軍聯隊長——他是駐守三里莊的主將，他與三里莊以北的劉家湖日軍司令部，以南的台兒莊內的部隊互相呼應，成爲指揮混戰台兒莊的重要的樞紐。同時，他負着死守三里莊這個重要據點的任務，這樣，才不致使前方混戰部隊發生動搖，因此，他也兼是督戰的監督者。戰局雖是處處遭到挫敗，但是，他能在部屬之前表示出絕有把握。無關緊要的神情，他經常以「天皇」二字趨使着部下效忠赴死，但是，死迫到他的身邊時，他却又不動聲色地溜之大吉了。

原田——聯隊長の參謀，少佐階級。一個耍筆桿，動心計的軍中幕僚，畢竟與「武士道」有些不同的，他也學他的上司那樣鎮靜；可是，一遇到危急的情報，就倉惶得連「運籌帷幄」的空架子全顧不得擺了！他的心慌意亂，貪生怕死的形態，從他踱着的步子上可以分明地看出來。

鈴木——聯隊長の電信員，少尉階級。因為死神不斷地壓迫着他，他說話時不但變了音調，且更口吃起來。臉色總是驚惶失措的，這些，都成為聯隊長與參謀原田的諷刺他以及申斥他的好材料，因此，他便在不知不覺中弄錯電報符號，顯然的，「天皇」所賜與他的「神聖之任務」，早已經從他的「矢志」的赤心里潰散無餘了！

日守望兵甲——在碉堡上。兩天多沒有喫到成頓的飯了，饑餓與疲困累得他發揚不出皇軍的精神，不時地打個哈欠或蹙蹙眉頭。

日守望兵乙——在鐵蒺藜障礙物後，饑餓與守望疲困是與兵甲相同的，不過，因為他在地上距離上司們較近，他不得不勉強地裝出服務機警的樣子，而一半，也是因為恐怖的戰爭擒住了他，使他不得不那樣機警。

中村

日兵丙

黑妍兒

小陸

劉四

王大海

何德山

張萬財

趙裕春

王三兒

王排長

步兵一排

游擊隊員——十五六人，包含農人，碼頭工人和市民。

置景：

這裡是經過戰爭的洗禮的，一切都顯露着破敗和荒涼，甚至一草一木也不曾倖免於砲火的酷劫。一個受了創傷的碉堡，孤立在遠方的角落里，上邊插着一面日本旗子，在它周圍的野地上，還留着去年的枯草，就從那被損害的枯草叢中露出三五個歪斜不整的木牌，這便是所謂：「大日本××光榮戰死之地」的紀念碑。一道鐵蒺藜拉成的障礙物橫在碉堡的身後。在障礙物的後面，和碉堡遙遙斜對的是一個軍用



帳篷，帳篷中有一對短腿的方桌，桌上有一個電話機，一個無線電報機，及一張軍用地圖等……有三把不同型的小櫈子放在桌子的三面。地上還有不少罐頭之類食物。在帳篷外的左近有一個用沙袋堆砌的避彈地下室，那上面用些亂草和樹枝虛飾着。靠着帳篷有一棵駝了背的老榆樹，抽了綠芽的樹枝，恰好遮掩着那個帳篷和避彈室。

### 開幕：

天空浮馳着黯淡的雲朵，瘴性的淒風，掃蕩着枯草，旗子和樹枝。繁密的槍砲聲，清晰可聞，而且在遼遠的地平綫的烏雲層里，不斷地閃耀着砲火的紅光。守望兵甲木立在碉堡上，看着遠處的砲火出神，他把上着刺刀的步槍夾在腋下，兩臂絞抱在胸前，似乎是感到侵晨的寒冷。守望兵乙抗着步槍，來回地從障礙物這一端踱到那一端。聯隊長，參謀原田，電信員鈴木全在帳篷里，聯隊長坐在中間，拚命地吸

着煙捲，原田背着手踱着，接着拿起那張地圖，皺鎖着眉頭在看，無線電報機正在的的地響着，鈴木正在用電報紙抄錄着來電。

原田（地圖遮着自己的臉，但說話時却從地圖的上角窺視着聯隊長的面色）照目前前的戰局看來，台兒莊已經將從三角戀的頂點，轉到對象戀的成熟期了！這場戰爭的煞尾，要宣告兩個絕對相反的命運……

聯隊長（吸了最後一口，煙捲還有半截，就拋棄了它，突然站起，用笨重的皮靴踏滅煙尾，可是，他又從衣袋里摸出銀質的煙盒，拿了一支煙，煙捲頓在煙盒上，發出粗暴的聲音。）噫！這說法是很對的，要宣告兩個絕對相反的命運？那自然是；但是……噫，但是依你的眼光估計，和美麗的台兒莊結婚的是誰呢？（煙捲送到嘴角上）

原田（看看聯隊長再看看地圖，遲疑地。）照目前的戰局看來……

聯隊長（將煙捲拔出來）怎樣？

原田（搖頭）我還不敢估計。

聯隊長（冷笑）不敢估計？（驕縱得近於發狂）你不能大胆一點兒說嗎？（奪過

原田的地圖，抱在懷里。）美麗的台兒莊已經在大日本皇軍的懷抱里了！

原田 是的，美麗的台兒莊已經在大日本皇軍的懷抱里了！

鈴木（抄好報，急忙捧給聯隊長。）聯隊長……

聯隊長（不接）念給我聽。

鈴木 總司令部板垣師團長來電，電文：台兒莊爲徐州之橋樑，我欲南下徐州，必

將此唯一之橋樑奪歸我手，方能通達無阻，完成我皇軍（立正）之威望，該聯隊

長爲我皇軍（立正）光榮之先鋒，務當嚴督所部，發揮我皇軍（立正）之威力，將

支那豬羣迫出我光榮圈外，十二小時以內，我大日本之國旗，將如櫻花之飄舞

，映紅徐州城矣！

聯隊長（搶過電報，看一眼）啊，這是甚麼事，至里莊和劉家湖之間的聯絡被……

……(諱言)

原田 (失色地) 怪不得總司令部用無線電發命令，原來電話……(諱言)

聯隊長 (試搖電話) 被敵人切斷了！

原田 敵人已經迂迴到我們的後方來了！

聯隊長 (又看看電報) 不過是極少數的股匪罷了，這是無足爲慮的。

原田 然而，我們先頭部隊已經犧牲很多了，現在，既無援軍開到，又無軍糧運到，讓我們拿甚麼奪取光榮呢？

聯隊長 (放下地圖和電報) 忍耐吧，我們的威力就是從忍耐中培植出來的……

(砲火猛烈起來)

原田 敵人向我們的陣地遙擊。

聯隊長 沒有用，他們已經陷入重圍，這樣蠢笨的砲火，是不能破壞我們的台兒莊內接近勝利的白刃戰的……可是莊內還沒有捷報來。

原田 我想過不去半點鐘……

聯隊長 (又把那支烟捲拿起來) 我就忍耐它半個鐘頭。

原田 (不以爲然) 聯隊長，還是馬上問問好吧？

聯隊長 不，我願意等待這個謎，讓勝利之神來揭破它吧。(大笑，然而笑的十分免強，隨即點着煙捲，拚命地吸着。)

(電話鈴響了)

原田 (拿起電話筒遞給聯隊長) 來了，來了！

聯隊長 (接過電話筒)……嗯，你慢些說，慌甚麼呢？……嗯，嗯……還有甚

麼，快些說……嗯，這些全不是問題，饑餓要忍耐！疲困再把精神振作起來，

這就是給你請求的答覆！隊長是部隊中的靈魂，你要首先做到這些……甚麼？

……動搖？自動潰敗？……這些無恥的現象，要趕快用自己的槍彈根本肅清牠

！……對的，在我們皇軍的軍紀中沒有姑息這兩個字！……對的，有姑息，就

絕不再有光榮，你要記住：大日本帝國皇軍不單要在支那爭取勝利，而且更要在全世界爭取她的光榮！因此，我們就要隨時隨地把那些不光榮的東西消滅！肅清！……啊，你不要再多問，總司令部絕對有辦法的，現在，我重複說一遍：饑餓要忍耐！疲困再把精神振作起來！（突然丟開電話筒，坐下去，又丟開不該丟棄的煙捲，用皮靴重重地踏滅了它）飯桶！簡直是飯桶！僅僅餓了兩天，甚麼醜態全發生了！（站起來，走出帳篷，靠近樹幹諦視着遠處一閃一閃的砲火）

守望甲 （突然托起槍，大聲地）口令！

（守望乙也托起槍扳開鎗機，做戒備狀，聯隊長被嚇了一跳）

聲 勝利！

守望甲 誰？

聲 中村。

守望乙（抗起鎗走近碉堡，對甲。）喂，狗嗎？他是中村秀雄！

守望甲 是他。

守望乙 他媽的！他抄去我老婆給我的照片呀，可是，那上寫了甚麼了不起的話呢？鬼知道……（聯隊長故意大聲咳嗽幾下，他的下話被嚇回去了，馬上轉過頭來，照原道踱着他的步子，他發現聯隊長站在樹下，於是行個舉鎗禮，隨後，胆怯地繼續走過去。）

（中村上，向聯隊長敬禮，聯隊長點點頭，隨後走進帳篷，中村隨入。）

聯隊長（坐下）怎麼樣？

中村（向原田敬個禮，然後用手絹揩揩額頭上的汗，喘着氣。）請原諒，聯隊長大人，因為收買的幾個支那莊家人臨時變了心，正在半夜里進行工作的時候他們偷偷地逃跑了……

聯隊長（驚慌地）怎麼？逃跑了！那末，那個趙……趙裕春也逃跑了嗎？

中村 不見了！但是，我保證他絕不至於變心的，他也許被那些殘忍的支那人殺害了！

聯隊長 你沒有通知小林隊長搜查他們嗎？

中村 通知是通知了的，但是沒有結果……

聯隊長 （憤然地）啊，你敗露了我的軍機！你把支那間諜收買來了！

中村 （行禮，顫慄地）聯隊長大人，不，這是一羣真正的支那豬，這類人，他們的腦袋里除了錢，再沒有第二個念頭的，所以……

聯隊長 （大不滿意地）所以甚麼？他們可把你騙啦！

中村 （畏罪地）聯隊長大人……

聯隊長 還說甚麼？

中村 恕我這一次吧！

聯隊長 打開兩個罐頭。



中村 (深深地鞠躬) 謝謝，謝謝！(隨後就殷勤地開着罐頭。)

原田 (拿過一個袋子，敞開袋子，把手伸到里面數着) 哼，祇有九個了！(拿出四個麵包來，先給聯隊長一個然後一人分給一個) 還剩五個了！

鈴木

中村

謝謝。

原田 (收起袋子，假仁慈地自語着。)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就是把這九個麵包磨成碎粉送到前方，恐怕每個人分一粒粉屑全不夠啊！

聯隊長 (拿起麵包撕了一小塊填進嘴里，中村把兩個開好的罐頭放在桌上，他用叉子挑出一塊牛肉再填進嘴里) 你想到饑餓的戰士嗎？

原田 (拿起麵包) 我不願意多想。

聯隊長 (又喫一塊牛肉) 爲甚麼呢？

原田 (看看聯隊長，也用自己的叉子挑出一塊牛肉，一邊嚼着一邊說。) 想得太

多了，這些東西要在我的喉嚨里打轉兒的。

聯隊長（大笑）你的嗓子有毛病嗎？

原田（嚇下去）毛病是有的；但是，那不在嗓子上，而是在我的情感里。

聯隊長（喫完第三塊牛肉）我勸你趁早把這種毛病，用你的理智醫好它！（撕一

塊麵包舉在嘴邊）我認爲你對於戰爭的體驗還不夠豐富，所以，你不能理解：

一個與敵人短兵相接的士兵，他忘記，不，更可以說是他們沒有饑渴的感覺，

南口之役，我從一個受傷的支那俘虜身上搜出一本日記來，在那本日記里，我

發現這樣一句話：雖然我的乾糧袋里充滿着饅頭，我已經有兩天沒有光顧牠們

，因爲我的肚皮每時每刻總是在澎漲着，它是讓那些快樂的惡戰喂飽了！（把

麵包填進嘴里）。

原田（喫驚地）啊！快樂的惡戰喂飽了！他是一個兵？

聯隊長 不，是一個中士，啊，回想起來，在當時我也很快樂呢！（興奮地站起來）

原田 (奇怪地) 快樂？快樂甚麼呢？(挑出一塊牛肉。)

聯隊長 在處死那個「讓快樂的惡戰喂飽了」的敵人時，(按着戰刀的刀把給大家看) 我用我這把戰刀整整地把他砍成三段：頭，腰，和腿！

原田 (將把牛肉送到嘴邊，聽了聯隊長最後一句話，就沒有勇氣喫下去了) 啊，你這樣的殺了他！

聯隊長 (逼問) 我這樣消滅那個殘暴的敵人，你不以為是件快樂的事嗎？

中村 (嚼着最後一口面包，諂媚地贊成着) 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啊！

原田 (終於把那塊牛肉送到嘴里，因此，他的附和就非常含混) 嗯，嗯。

守望甲 (動作同前) 口令！

(守望乙動作同前)

(過一會兒不見回響)

守望乙 (向守望甲) 沒有口令開槍！

守望甲 (預備射擊，聲音更大些) 口令！(還是不見回響，於是，他開了一槍。)

喂，倒下了！你去把他捕來！

守望乙 打死了？(跑下)

(聯隊長，原田，中村走出帳篷。)

聯隊長 (問守望甲) 甚麼人？

守望甲 看不清。

聯隊長 打倒了嗎？

守望甲 (仔細看看) 報告聯隊長大人，打倒了。

聯隊長 向這邊來的嗎？

守望甲 起先是向這邊來，可是以後他好像發現了甚麼，轉身就往西南跑，這樣我

就開槍了。

聯隊長 你打他致命的地方……

守望甲 沒有，聯隊長大人，我明白這個，我是照準他的腿部。

原田 (贊揚地) 好鎗手！

守望甲 (指劃着) 他把他拖來了。

聲 (哀懇地) 請你放開我，再不，就請你殺死我吧！你不能把我送進虎口里去！

聯隊長 (猙獰地默笑) 原來是個逃兵！

守望乙 快走吧，我既抓着你，就不能放了你！(哭聲) 哭，哭有甚麼用？在戰地上

沒有菩薩！

聲 (絕望地) 你，朋友，你不能發點兒慈悲嗎？

聯隊長 (狂笑) 侮辱皇軍的東西！

守望乙 我沒有發慈悲的權力！

聲 (更絕望地) 朋友，你把我送進虎口了！

守望乙 這是你的幸福；當你回到祖國的時候，你可願你的眼睛看見祖國的天空和

土地……

聲（切近）我終歸是要死的呀！

守望乙（更近）誰也活不了！可是，你比我幸福……（拖日兵丙上）

中村（喫驚地）啊，他是山川！

（衆人都注視着日兵丙，他用跪拜的姿勢跪在聯隊長腳前，臉如死灰，戰慄着。鈴木從帳篷里向外窺探。）

聯隊長（無情地）你的腿傷了？

日兵丙 沒有，大人。

聯隊長（大怒，向膝蓋上猛踢一脚。）站起來！

日兵丙 是，（站起來，不敢看聯隊長。）

聯隊長 你要到甚麼地方去？上天？

日兵丙（低着頭）請你鑿了我！

聯隊長 不怕死嗎？

日兵丙 不怕！

聯隊長 (打他一個耳光) 呸！不怕？不怕你逃跑？

日兵丙 (憤不能語) 聯……聯隊長大人……我快發瘋了！(揚開兩臂，痛苦地嚼着牙齒。)

聯隊長 (又打他一個耳光，向中村) 中村，拿條繩子把這瘋子先綁在樹上！

中村 他是個反戰份子。(說完這句話，到帳篷里找出一條繩子，招呼) 喂，山川，請過來呀。(日兵丙躑躅地走過來) 喂，一禮拜以前你向我說的話忘記沒有？

(日兵丙不答) 你不是說過嗎：到了徐州，還要打鄭州？

聯隊長 綁上他，不要多話！

(中村覺得很不够臉，於是，他拿山川出氣，拚命用繩子勒着他的胳膊，嘴裏咕嚕些什麼)

（這時候有隱約的飛機聲，衆人在用一隻耳朵辨着飛機的來向）

原田 我們的。

聯隊長（又仔細聽一會兒，仰望着。）嗯，是的，鈴木，快把標誌旗拿來。

鈴木 是，聯隊長大人。

原田 必是送給養來了？

聯隊長（搖着頭）這是一架偵察機呀。

（鈴木拿出一面大的日本旗鋪在地上）

中村（綁好了日兵丙）報告聯隊長大人，綁好了。

（飛機飛近了，繼而，在頂上空盤旋着，衆人全部仰起頭來往上看，而且露出緊張的神情。聯隊長斜伸出右臂，好像是表示歡迎的意思。大概過了二分鐘的樣子，一個通信筒從上面投下來，落在碉堡的附近，中村機警地跑上前去，拿起通信筒又跑回來，雙手捧給聯隊長。守望兵甲乙非常失望，目送着飛走的飛



機疊起了眉頭，有說不出的怨恨。）

聯隊長（打開通信筒，從里面拿出一個黃綾子條，看了一眼，連忙向黃綾條敬禮）  
天皇的手諭！

（衆人嚴肅地敬禮。）

聯隊長（一邊看一邊向帳篷走去，原田，中村跟在他的身後；鈴木抬起標誌旗也  
跟進去。聯隊長走到桌後時，他搖着電話，符號是。——而後拿起電話筒來  
。）小林隊長嗎？……天皇手諭……台兒莊爲支那之心臟，我大日本帝國皇軍  
誓必摘此心臟而吞之！否則，瘋狂，殘暴垂死之支那必即復活，我皇軍……喂  
，喂，啊，電線發生障礙了！……喂，喂，這是甚麼緣故？！（丟開電話筒，無  
所措手地）

原田 這……這……

（無線電報機響起來，鈴木開始抄着電報。這時的砲火越發劇烈了，而且聽得

## 越發清晰

聯隊長（走出去，站在帳篷的口外，看着不斷閃耀的砲火，十分焦慮，當他一眼看見日兵丙時就大怒起來，走到跟前，打一個耳光。）不要臉的東西！你跑啊？

鈴木

（抄完電報，突然拿着電報癡症地跳起來，喊叫着）報告聯隊長大人，台兒

莊被敵人完全奪回了！（聯隊長猛然回過頭來，但是他不動。衆人都發呆了。他看着電報，口吃地念下去）台：台兒莊：與，與與三里……里莊之間，被敵……軍三，三，三十一師北進部隊……截……截成兩段！（表示自己的嘴太不中用地搖搖頭）敵軍二十……七，七師由，由，由滄浪廟向西迂迴，向，向我猛攻！敵軍三十師由鐵，鐵……道西彭……家樓向東迂迴向我猛……猛攻！我軍業被三面包圍，傷……亡過重！雖……然一再施……施……施放毒氣，已不能挽救危……危局……請……請……

聯隊長

（像一場惡夢初醒似的，兩步並成一步走到鈴木的面前，搶過那張電報，

責罵着。）你這是甚麼嘴？你配帶這個肩章嗎？（同時扯掉他的一個肩章，摔

在地上。）你這懦夫！（而後看着電報）

鈴木

（完全歇斯迭里地）聯隊長大人；我，我，們還有……退路嗎？

聯隊長

（憤然地走進帳篷）懦夫！你只知道退嗎？（坐在原位，飛速地寫着電稿，

然後交給鈴木，）趕快拍發了它，趕快！

鈴木

（接過電稿，戰戰兢兢地）神保佑，讓皇軍援兵立刻開到吧！（拍發電報，總

是拍錯符號，他不斷在更正着，同時搖着腦袋。）

聯隊長

（看着地圖，發覺鈴木慌亂的樣子，於是猛然拍下桌子。）你魂靈全飛了

，心里想着甚麼？

（砲火的聲音更迫近了。）

（原田手脚無處安排，走出帳篷，繞着樹兜圈子。）

日兵丙 (懇求原田。)請你殺了我吧!

原田 (繼續走他的。)我不管這些事。

日兵丙 (發瘋地)那末，那末……

原田 你安靜點啲!

日兵丙 那末，你們要把我的命留給支那兵嗎?

聯隊長 (命令中村。)你死站在這裏幹甚麼?你出去探探情形。

中村 (不得已地。)是，聯隊長大人。(走出帳篷。)

日兵丙 (懇求中村。)請你殺了我吧!

中村 你遲早必死的!(下)

守望甲 (稍頃，動作同前)口令!

(守望乙動作同前。)

中村聲 喂，這是自己的人。

聯隊長（從帳篷里跑出來，漫問着。）誰？

原田 還沒有過來。

守望甲（瞭望）報告聯隊長大人，像是個支那人。

聯隊長 支那人？

中村（領趙裕春跑上）聯隊長大人，趙裕春回來了。

聯隊長（猶笑）啊，你跑回來了！

趙裕春（跑了很遠的路，喘着氣）不好啦！大人，中國游擊隊從東北劉橋攻上來

啦！

聯隊長（喫驚地）甚麼？你怎麼知道？有多少？

趙裕春 在劉橋我們的軍隊往北撤退了，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

聯隊長（猶笑）哈，哈，哈，是你把支那游擊隊領來的，是你！

趙裕春（變色）不是我，是他們自己要來的。

聯隊長（向中村）你把支那的奸細全搜羅來了！

中村（看着聯隊長嚴厲的面孔，不敢辨白，於是把氣悶移到趙裕春的頭上，他猛然扯住趙裕春的胳膊，一手抽出手鎗。）我斃了你！（等待命令。）

聯隊長 留着他幹甚麼！

（這時候鎗聲四起，殺聲震動天地。中村慌忙地拖着趙裕春向障礙物那邊去）

趙裕春（掙扎，但無效）饒命呵，大人！（掙扎，中村撕破他小褂的衣兜，兩個黃亮的銅球落到地上）

聯隊長（向後退兩步）炸彈！

中村 不是，他的玩物。

趙裕春 饒命呵，大人！（無賴地抱住中村的腰，哭着。）我是好人，若不信，你們剝開我的心看看哪！（掙扎。）（鎗聲，殺聲，更近更緊。）

聯隊長（向原田）我到前方去看看。（說完就走了，隔一會兒摩托車發動機爆發般

地響了起來，漸漸遠了）

中村（一脚踢開趙裕春，舉起手鎗。）媽的，一頭蠢豬！

趙裕春（絕望地喊了一聲）救命呵！媽——（媽字喊出一半，中村的鎗響了，於是  
他像一隻蝸牛似的伏在地上。）

（殺聲像春潮般地滾來，衆人慌亂了）

原田（覺悟）啊，他跑了！他一個人坐車子跑了！（一邊自言自語，一邊倉惶跑  
下。）

中村 我還等着甚麼？（追去。）

日兵丙（頓足。）你們快殺死我吧！

中村 我沒有這個功夫，你等着支那兵吧！（跑下。）

鈴木（自己撕掉另一個肩章，拿了一個牛肉罐頭，可是跑出篷帳的時候，他又拋

開了它。招呼守望甲乙）逃命吧，把鎗扔啦！（跑下）

守望乙（拋開槍，招呼守望甲。）快下來！（跑下）

守望甲 等我一會兒！（當他將轉一身的時候，飛來一顆子彈射中他的胸部，步鎗從他的手里滑落到地上，他兩手按着胸脯倒下去了。）

（遠處是砲聲，車輪聲，近處是槍聲，殺聲，風聲……這一切凝成一片壯烈的戰曲。日兵丙陷在這恐怖的聲濤中，越發瘋狂起來，開始，他還在掙扎着，以後他就完全像個死人了，閉起眼睛，等待着死神降臨。）

日兵丙（閉着眼睛，自語着）多末殘忍啊！綁起我，把我當做羊羔留給殘暴的敵人！（痛哭，）祖國！我的田園！我的父母！我親愛的青子啊！再見了。

（小陸拿着步槍居首，王大海拿着國旗和槍跟在他的後面，何德山，張萬財，王三兒都拿着步槍雜在十五六個游擊員中間，這些人有的拿着步槍，有的拿着大刀，鋤頭，鐮刀等不同的武器，大刀上還粘着鮮血，有幾個的身上和臉上



也粘着血跡，這些人喊着殺聲從舞台上角衝出來。王大海闖上碉堡把日本旗拋下來，插上國旗，然而他就像一隻傲慢的雄鷄站在上面，國旗隨着黎明之風招展着，有幾個隊員在搜查着帳篷和避難室，有幾個隊員被小陸派去放哨，有一個人拾起守望甲遺下的步槍和搜查敵人，小陸自己走到障礙外用望遠鏡瞭望着，餘下的有一批全圍着日兵丙，大家確定他是日本兵，於是議論紛紛，有的猜想他爲甚麼被綁在樹上，有的主張立刻殺死他。日兵丙緊緊地閉着眼睛不動）

何德山（主張最烈。）殺了他！莠草要除根，留着他就是個禍害！  
衆人對，殺！（有的舉起武器。）

我要給我媽媽報仇！

日本鬼子沒有好東西！收拾他！

張萬財 他們害得我丟開好好買賣，家敗人亡，無路可走啊！

衆人 殺！

王三兒 (向裏鑽，舉起鎗刀。)來，讓我先割掉這小鬼子的小鼻子！

小陸 (跑回來。)兄弟們，不許胡鬧，上面有命令，不准我們傷害俘虜，王三兒你

快把繩子解開。

王三兒 (不大滿意)解開？解開他跑了，一翻臉回來又要殺我們啦！

小陸 你服從命令，王三兒你——

王三兒 (咕噥着)我解開就是了。(用鎗刀割斷繩子。)

隊員甲 (發現趙裕春的屍首，跑過去。)太便宜他們啦，大夥兒來瞧：他們殺死了

咱們的老百姓！

(王三兒隨着跑過去，衆人都注視那個屍身)

王三兒 (搬過那流血的臉，仔細看看。)啊，趙裕春，那個漢奸！(踢他一脚)蒼蠅

不喫的臭東西！

小陸（問日兵丙）你會說咱們中國話嗎？（日兵丙不答）你別害怕，咱們絕不害你，你餓了吧？咱們知道，你們都是兩三天沒喫着飯啦。（日兵丙不答。）誰把你綁在樹上呢？不是咱們中國人吧？（日兵丙不答。）

隊員乙（拿着兩個開口的罐頭和幾個麵包走出帳篷。）小陸隊長，這兒有這末多好東西呀！

小陸（接過一個麵包看一看，往日兵丙的懷里送。）你喫一個，這是你們官兒騰下來的好東西。（日兵丙不接。）

王大海（跳着喊）你們瞧哇，咱們軍隊來啦！

（太陽漸從地平線上升起，它的光芒穿過一層低壓的暗雲。「勝利進行曲」在遠處盪漾起來。隊員們齊被吸到障礙物那里，每個人的臉上浮動着說不出的愉快。祇有王二兒自動地看守着日兵丙。）

日兵丙（痛苦地喊着）日本！日本！日本！（他向那面躺在碉堡下的日本旗子走

去了)

王兒 (握着鑷刀跟在後面) 傢伙，你要溜嗎？

日兵丙 (拾起日本旗，忿怒地撕着它。) 日本！(又撕一半) 日本！(再撕一半) 日本！(然後他鄙棄地把它拋掉起來。) 日本！(瘋狂了。)

(衆人把視線移到日兵丙的身上。)

王三兒 (看着日兵丙發呆，又有點害怕。) 啊，原來你是個瘋子啊！

(劉四扶着黑妞兒從舞台上角上，黑妞兒閉着眼睛，泥土把她的臉弄得有點模糊。)

劉四 小陸，小陸！

(小陸過來，這時候歌聲已經切近了)

小陸 (悲喜交集。) 黑妞兒，你看碉堡上邊的中國旗啊！

劉四 小陸，她的眼睛讓日本鬼子的毒氣弄瞎了！

小陸（喫驚而且失望）她……她的眼睛……瞎了？

黑妞兒（興奮地）小陸，……我沒有瞎，我的前面這末光亮，小陸，（指着）那不是太陽嗎？……咱們國旗不是就在太陽那兒飄着嗎？……

劉四 你沒有瞎？

小陸（握住她的胳膊，淒蒼地）黑妞兒，你……你睜開眼睛，你看看，（指着趙裕春）那個狗東西怎樣躺在地上！

劉四（看他）他……啊，趙裕春！

小陸 他死了！

黑妞兒（愉快地）趙裕春？我看看他！（她移動着脚步，劉四和小陸扶着她，走到趙裕春屍首之前，她蹲下去，兩手摸着……）這時候王排長帶着一排風塵摸摸，但是精神却異常飽滿的武裝士兵上，他們向着飄展着的國旗行注目禮，一勝利進行曲——和各種歡呼、口號，結成一片悲壯而宏大的交響曲。王大海被這種

稀有興奮把精神弄得錯亂了，他又拔下國旗，向空中用力地搖擺着，喊着。

黑妞兒（站起來，反常地大笑，但是笑里却含着哭聲。）我全看見了！小陸，我全看見了！這是誰唱？

小陸 咱們的軍隊，咱們軍隊往北開，去追鬼子去！

黑妞兒（狂笑）追！追！把日本鬼子追到海里去呀！（推着小陸和劉四）你們，你們不要照顧我，你們跟着咱們的軍隊一塊兒追下去吧！

日兵丙（起初看着中國軍隊發直，最後他又歇斯迭里地叫着。）日本！日本！日本！

（國旗飄着擺着，歌聲，歡呼，口號繼續着，軍隊從舞台後方向前挺進着，太陽從地平線露多半面，烏雲漸稀了，砲聲，槍聲，車輪聲遠了。）

黑妞兒（照舊推着小陸和劉四）追去吧，把日本鬼子追到海里去呀！

——幕漸落——